KUOWEN WEEKLY

Vol. VI No. 47

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類

要目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國聞週報

第六卷
第四十七期

目錄



日本金輸出解禁及其影響

協民

「金解禁」問題為歐戰後世界經濟潮流所趨。亦為世界經濟史上之一變化。蓋世界各國自在歐戰期中。因戰費支出浩繁。貨幣價格跌落。物價因亦昂騰。於是紛紛禁止現金出口。金本位制度根本推翻。及大戰既平。各國紛紛實行解禁。獨日本自 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公佈禁止現金出境以來。迄今已十有三載。遲至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公佈以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實行解禁。此舉世注目關係國際經濟界之日本金解禁問題。始行解決。日金解禁。匪特影響於國際經濟界。而與中國關係尤為密切。爰將此問題之經過及其影響。縷述如次。

(一)日本禁止現金出口原因

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後。歐洲各國均先後下令禁止現金出境。惟美日兩國現金尚能自由輸進。迨美國宣布參戰。一九一七年亦禁現出境。日本在歐戰期中。貿易發達。獲利甚鉅。國際收支。占有利地位。計輸出貿易超過四十億萬元。輸入貿易達三十億萬元。按經濟原則而論。日本本無禁現出境之必要。惟日本因見美國已實行禁現。為自衛計。遂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由大藏省公佈禁現出境命令如下。(一)輸出金幣及生金者。須得大藏大臣之許可。但至外國旅行攜帶金幣不滿百元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處以三月以下之懲役。百元以下之罰金。(二)以販賣及使用生金為目的而蒐集金幣。從事鎔化或毀傷者。罰同前。禁令公佈後大藏大臣勝田主計氏說明理由。(一)自去年以來。上海購買東匯(日金)盛極一時。結果我國現金流出甚多。迄至本年八月底。流出現金計達六千四百萬元之鉅。且美國禁止現金輸出。日本為自衛計。當然有取締現金輸出之必要。(二)歐戰前途如何。尚難預料。此時有存儲現金之必要。以備他日對中國投資之用。此為最適當之方策云云。據此以觀。日本之禁現出境。其目光所注。可以概見矣。

(二)解禁運動之經過

自歐戰告終。一九一九年美國實行解禁。彼時日本即有從事解禁運動者。所持理由。以日本當初之禁現出境。係步美國之後塵。今美國既已解禁。日本當然隨之實行。且日本在戰時對外貿易均為有利。計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日本對外貿易。輸出超過輸入。共計十四億四千萬元。為日本有史以來所未有之繁榮。且就彼時日本政府在外金幣及匯兌兩點而論。理應即實行解禁。按一九一九年底。日本政府金幣存儲計達二十億四千五百萬元。對美匯兌最高每日金百元合美金五十元八

角七五。最低四十九元八角七五。惟政府當局以彼時巴黎和會形勢觀察。今後國際經濟戰之中心。已轉移至中國。故對華投資之心極熱狂。據大藏大臣高橋是清之言曰。美國雖已解禁。然英國尚未實行。日本不能效顰美國。假若解禁。不過供中國商人及其他投機家之利用。恐將來經濟界之大混亂。益不可收拾云云。此爲解禁運動之初期失敗。一九二二年解禁聲浪復起。蓋戰後歐美各國。正圖謀恢復。日本對外貿易之極盛時期。已不可能。加藤內閣藏相市來氏。與銀行界籌議恢復金本位之方法。聲明政府對於解禁之方針。在對美匯兌漲至四十九元八角五時即實行。不意次年九月關東大地震突然發生。損失百億萬元之鉅。日本在歐戰時所獲得之利益幾盡。而對美滙價遂跌至三十八元五角。解禁問題遂寂然無聞。一九二五年。日美匯價續形下落。濱口藏相始決定運現金赴美。以圖補救。計共運出一千二百萬元。次年日美匯始騰漲至四十九元四分之一。主張解禁者。以日金距平價不遠。可以實行。而若槻內閣所標榜之政策。以金解禁爲中心。欲行金解禁須先整理財政。實行減低利率。整理財政案中。以整理震災票據爲最困難。所謂震災票據者。即當一九二三年大地震時代各銀行所有之票據。共計四億三千零八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元。均不能淸償。政府擬發行公債一億萬元補償之。提出於第五十二次議會。因此惹起各大銀行之擠兌提存風潮。金融恐慌。並不可收拾。若槻內閣因亦瓦解。解禁運動又第二次失敗。一九二八年政友會田中內閣成立。對金解禁問題。雖亦主張解禁。但不甚積極。六月廿二日大阪輿論界銀行界。以日本經濟狀況。自震災後已形衰頹。日美匯價日益低落。在外金幣漸次減少。結果物價昂騰。輸出貿易不振。形成經濟破產之狀態。欲救經濟國難。只有卽行金解禁爲惟一方法。迄本年七月民政黨濱口氏組織內閣。以財政緊縮。國債整理。實行金解禁三大政綱相號召。第一步減少預算七千萬元。第二步向英美財團借欵一億萬元。至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由大藏省公佈解除現金輸出禁止之令。多年懸案始解決焉。

（二）實施金解禁之準備

日金解禁經數次之運動。至本年七月二日民政黨濱口內閣成立。任井上準之助爲大藏大臣。始於十一月二十一日預告明年一月十一日實行解禁。故當濱口組閣之初。一時有「金解禁內閣」之稱。蓋濱口井上在野時素以金解禁爲號召者。濱口內閣所標榜之財政經濟政策。財政緊縮。國債整理。準備實行金解禁。第一步勸國民消費節儉。公佈編製昭和四年度上年度實行預算編成方針。採取極力緊縮政策。本此方針編成預算。即擬減少全國官吏薪俸。因遭反對而取消此議。結果仍由十七億七千三百萬元之預算減爲十六億八千五百萬元。第二步補充海外存金。日本在外存金。計一九一九年十三億四千三百萬元。繼後逐漸減少。至本年六月底。只剩八千三百萬元。每年國際貸借上之支付。相差三億四百萬元之鉅。故日金對美匯價。逐步下落。井上氏爲提高匯價計。乃設法補充在外存金。時値美國紐約發生金融恐慌。紐約準備銀行貼現率。由五釐減低至四釐半。倫敦市場連帶受其影響。此大有利於日本金輸出解禁。十月十七日津島財務官渡美。與英美財團通融借欵。及十一月九日預算案通過閣議。英美財團得報。對日信用愈堅。十九日借欵契約在美成立。係由日本銀行擔保正金銀行出名。美國之摩根銀團及紐約第一國家銀行等借五千萬圓。英之威斯德明斯達銀行匯豐銀行借五千萬元。均係完全信用借欵。期限一年。利率五厘手續費。一二五厘。借

成立電到東京後。二十一日閣議決定發佈解禁之令。原令照錄如下。一大藏省令第二十七號。左大藏省廢止之昭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大正六年大藏省令第二十六號。(關於銀幣及生銀輸出取締之件。)大正六年大藏省令第二十八號。(關於金幣及生金輸出取締之件。)大正七年大藏省令三十八號。(關於金銀製品等輸出取締之件。)附則。本令於昭和五年一月十一日施行之。於是醞釀多年之懸案。遂得以解決。當未發布解禁令之先。有主張附期預告解禁者。有主張即時解禁者。有主張平價解禁者。但結果仍以附期預告恢復匯兌平價解禁說戰勝焉。

(四)解禁令下後政府之重要聲明

二十一日金輸出命令發布後濱口首相井上藏相均各有重要聲明書發表茲譯錄如次。

△**首相濱口聲明書**　現內閣解除金輸出禁令。以謀財界安定。改造國民經濟。爲其重大使命。且欲從速實現之旨。在組閣當時。已有聲明。政府嘗以解決金解禁問題。爲一切財政經濟政策之目標。故銳意進行準備。極力緊縮財政。用謀整理國債。同時關於地方公共團體之財政。亦使其遵此方針。即對於一般國民。尤力言經濟難局之實情。促其自覺節約消費。當此匯兌行市昂貴之際。爲充實存金。現在我國在外存金。雖云已達三萬萬元。其地位極形穩固。尤使橫濱正金銀行於政府及日本銀行援助之下。由英美銀行團。締結一億萬元之信用借款合同。現在業已成功。如是則隨外國財界之變遷。內外各項準備。均已完成。雖現在斷行解禁。確信於經濟上絕不至發生何等可憂之事件。是以發布撤廢金輸出取締之大藏省令。自明年一月十一日以後。解除金輸出禁止。即我國財界多年懸案之金解禁問題。漸告解決。我國民經濟。始得踏到更生之第一步。爲國家前途不勝慶幸。然如此重大問題。得以圓滿解決。要由於有力輿論之贊助。與熱誠國民協力之結果。政府更深爲感謝。雖然無論政府。無論國民。並非以此爲能事終了。而安心。金之解禁。不過僅衝破横亘於國民經濟發展途中之第一關隘。使我國之經濟。復歸世界經濟常道。今後更宜改善國際貸借關係。擁護金本位制。而且爲謀財界之恢復。與健全之發展。則今日之國民的努力。將來仍有繼續之必要。即政府亦將繼續以金解禁之方針。建設財政基礎。同時並研究適切方策。培養國力。尤望國民亦不可失却今日之緊張。益行發揮勤儉精神。傾注眞正努力於產業貿易之堅實發達。

△**井上藏相聲明書**　現內閣曩鑑於財界之情勢。認定以解除金之輸出禁令爲根本的改造國民經濟之急務。故整理必要之各項準備之聲明。應早日實行。邇來政府銳意進行解禁準備。尤其是注意於財政緊縮。國債整理。與消費節約。先就昭和四年度豫算。極力節約。當編成昭和五年預算之際。更徹底緊縮。其結果始將十數年來不含公債或借欵之歲入歲出均衡預算編成。而且對於整理國債。尤特別注意將昭和四年度之發行預定額。極力減少。自昭和五年度以降。在一般會計不發行一切新公債。即在特別會計亦減半發行額。同時以增加整理國債基金。樹立減少國債之方針。地方公共團體之財政使與中央財政同樣遵守緊縮方針。努力抑制地方債之增加。即對於國民消費。政府亦研究各項設施。用促國民自覺實行節約。此等各項政策。隨國民之協力與其他情形漸次奏效。人心頓以緊張。財界各方面之準備。亦大見進步。尤其是外國貿易。自本年七月以後。輸出遠行大增。故輸入超過額。截至十一月中。旬緊

計爲七千餘萬元。比前年同期減少一億萬元以上。照此情形。本年之輸入超過額。即合台灣朝鮮在內。亦至相等程度。於改善國際貸借上。亦甚顯著。外國滙兌行市在本年六月末。低至四十三元又四分之三。自現內閣成立以來。隨國際貸借之改善。漸次增高。在本月十八日已達四十八元又八分之五。自英美以下。世界主要國金利。最近亦極見緩和。一方內地物價。受滙兌之恢復。及其他影響。漸有低落之傾向。如此內外各項情勢。於金解禁之實行上。均爲有利。在本年六月末。政府及日本銀行之儲存現金額。爲十一億七千餘萬元。其中在外者不過八千三百餘萬元。因此現內閣。認定實行解禁。當以補充在外存金爲急務。政府與日本銀行協力。藉此滙兌行市頗高之機。自七月以後。由橫濱正金銀行漸資收買金。其總額達二億三千七百餘萬元。而其大部分已交割完了。現在政府與日本銀行在外存金最近（本月十九日）已有二億三千二百餘萬元。此外豫定收買者在十二月末。應收七千一百餘萬元。前後合計。今後可以自由處分之在外資金總額。已達三億零四百萬元。試觀解禁後現金之流出。就貿易之近況推之。因通常國債貸借之淸理。正貨之流出。當不至有巨額。又有資金之移動關係。滙兌投機資金之流入。止於比較的小額。海外金利不單漸次有低下之傾向。民間大銀行當此解禁問題解決之際。皆有予政府與日本銀行之方針。以協力之決意。不移動內地資金於海外之諒解已成立。故深信解禁之時。絕不至現金流出。致內地金利昂貴之慮。如此我國現金之地位。極爲安全。雖然政府爲使與海外金融中心市場之連絡諒解密接。與予國民以十分安心。故此次研究東海外更成立一億萬元之信用借欵。即橫濱正金銀行於政府及日本銀行援助之下。與美國摩爾根以下之紐約銀行團間。締結二千五百萬美金及與威斯德明士德以下倫敦銀行團間。締結五百萬鎊。合計一萬萬元之信用借欵合同。如此不但可以期在外資金之準備十分安全。而英蘭銀行。與紐約聯合準備銀行。對於本國之金解禁。曾向日本銀行表明。予以十分之精神的協助。即現在之內外準備業已完成。確信縱即行解禁。對於金融市場及其他財界。一般絕無急激影響。施行廢止輸出取締令規定。在昭和五年一月十一日者。係以現在滙兌行市爲基礎。而計算認定在該日施行。至爲妥當。而且更認爲此時確定金解禁實行時期。於財界之安全上。頗適切。對於銀行以前雖已許可一般的輸出。此時總括的廢止取締令。台灣及朝鮮不日亦將公布同樣之廢止令。從來我國政府在外有巨額現金。不但以此充海外開支。亦以此直接購買金幣。用此實行調節滙兌。其事例不少。如此係根據特殊事情。爲一時變態。此次將以金解禁之機。改變以上慣例。專使日本銀行當維持現金調節滙兌之衝。政府以不保有現金爲原則。其海外開支。採用滙兌方法。然日本銀行之維持現金。其待於民間金融機關之協力者固大。若不得一般國民之理解。難充分達其目的。政府之財政。徹底緊縮。國民之消費。徹底節約。已如前述。在改善國際貸借。使其他各項準備進行順利。解決多年之懸案。確立國民經濟安定之基。誠國家之幸。雖然政府。國民之努力。決不能以此爲使命終了。今後繼續改善貿易。維持國際貸借之均衡。擁護金本位制。進而爲謀日本經濟力之充實發展。政府之財政。固有依然繼續緊縮之必要。而國民亦不宜失去今日之緊張。發揮節儉之精神。向產業貿易之堅實發達。傾注其眞正努力。尤爲緊要。事前之準備。即事後準備。關對此點。深望全國民之理解與協力云云。

（未完）

巴黎公約締結之經過與意義



邱昌渭

巴黎公約即普通所謂非戰公約。最近自中東鐵路問題發生俄國出兵中俄邊境後。巴黎公約頗引起我國朝野之注意。我國當局迭次對外宣言均以巴黎公約為憑藉。恍若我國出兵抗俄是為擁護巴黎公約而出兵。同時國內的輿論對於加入公約的國家——特別是英美法諸國——所持的旁觀態度極端的批評。甚至有一部分的人以為巴黎公約是一個假面具。此次中俄問題竟把這假面具揭破了。若把各方面的論調。綜合起來對於巴黎公約的真義實在誤解甚多。本文之著不是為巴黎公約辯護。而在說明甚麼是巴黎公約。假使知道甚麼是巴黎公約那就自然明白簽約諸國對於中俄交涉何以取如此的態度。但在未討論條約的本身以前應當把經過的歷史。敘述一下。使對於條約得着一個更明瞭的了解。 著者註

(一)和平條約的起點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是美國加入歐戰後的十週紀念日。在這撫今追昔為世界民主政治而戰而民主政治仍然四面受敵的紀念日中法國外交總長白里昂氏(Briand)向美國人民作下列的宣言:

「今值西方人民紀念美國加入歐戰的時候余以弟兄的熱情及秉作堅實的信仰向美國人民致詞。美國決定加入大戰的消息我記得我是最先知道的一人。這個消息是我由當時美國駐法大使夏甫君(Sharp)處得來的。十年已經過去。但美國加入戰爭為自由人道而戰的熱忱仍然繼續不已以鼓舞美法兩國人民決心的從事於現在的和平運動。

法國希望和平希望生息於互信的空氣中。故凡關於免除衝突的一切國際條約法國無不贊同簽字。這就是法國希望和平的明證。縮小軍備本為美法兩國人民誠懇的主張。法國人民飽嘗四年大戰的痛苦與經擔負五十餘年的重大軍費的結果對於縮小軍備尤為渴望。原來美法兩大民主國家本懷着同一的和平理想向同一的目的進行。此種共同之點暴現於上次兩國專門委員在軍縮會議討論之時不過彼此對於實現和平的方法或手續微有不同。即令法國提案與美國提案有不合處但美國人民對於法國希望和平之心與力謀和平實現之切必能諒解。

法國為減輕將來戰爭上的危險起見當前此日內瓦會議時曾提議

將所有的化學與工業上的戰爭品加以裁制法。國復提議組織國際和平理事會即以此次法國軍隊改組而論。以能敷抵禦外侮為限度。又此次向議會提出的陸軍法亦是反對軍國主義者的工作的結果。縮小軍備的手續問題雖然重要但是和平的政策問題。比他更為重要——就是和平的意志與發達和平理想的習慣問題。人民有和平的意志總能彀產生軍備縮小的結果。大凡熱心和平的人均認美法兩國對於和平政策完全一致。茲為謀和平實際的表示起見。為各國人民首創起見法國願與美國共同宣言相約此後兩國永廢兵爭。(To Outlaw War.)



白里昂

拋棄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的觀念(The Conception of the Renunciation of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大凡加入國際聯盟的國家加入羅迦諾(Locarno)條約的國家是久已熟習的了。假如美國與法國締結這種拋棄以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的條約那嗎美國使世界和平的基礎又鞏固一層。如此則美法兩國以同愛和平的國家可以供給世界各國最好的明證。就是卸除軍備(Disarmament)還不如廢棄戰爭……」

白里昂向美國人民講的這一段話經美國報紙一天的披露後並沒有發生若何的反應。白氏的締結廢戰條約主張並沒有向美國政府正式的提議。他僅僅的當美國加入歐戰十週紀念的那一天由報紙中向美國的人民宣言。美國大部分的人民都認白氏這一段話是紀念日中的慣例文章。雖然他這次表示一點特別的主張。但他們都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向美國人民表示一點特別的好感罷了。從事實上看來當時美法兩國的感情、並不十分的融洽、一因法國拒絕加入前次美國大總統主張之日內瓦海軍軍備縮小會議。二因歐戰外債問題法國對於美國極不滿意。並且法國大總統龐加銳的政策在美國人民的心目中。總認為是一種軍國主義的政策。因為這些原因白里昂的宣言在美國未會發生感應。

差不多三星期後四月二十五日那一天紐約時報發表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伯特拿(Butler)的一封公信。

「現在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假使我們沒有秉賦白里昂氏所希望於我們的那種道德力(Moral forces)或賦有那種道德力而我們不能使用那種力量向實現和平的道上前進。那嗎凡真能了解美國觀念的國民對於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必悲憤慚愧無已。白氏的心理是切於實際的、他並不要求美國政府加入國際聯盟。他並不要求美國接收羅迦諾條約中的主義他並不要求美國加入國際永久法庭。他所要求的就是美國人民自願的表示此後無論如何決不利用戰爭來貫徹美國對於法國的外交政策。

當我們慶祝加入歐戰的十週紀念時期中。我們對於死者的貢獻除與疲於戰爭的法國 正式締結上項的條約外 還有別的良好貢獻嗎？

白氏的聲音是法國靈魂的表現。他向我們宣言我們怎樣答覆他呢？我們怎樣向白氏證明他的聲音我們聽着了他的語言我們了解了？」

這封公信發表後美國的國民恍忽是受了電力的感觸一般。全國的報紙對於白氏的主張也自由的發表意見。人民的團體與一切和平運動機關對於白氏的主張也公開的討論甚至有擬具和平條約草案以作討論的根據。最著者有哥倫比亞大學薛德威爾(James T. Shotwell)與張伯倫(J. P. Chamberlain)兩教授合擬的「模範和平條約」。他們草擬這個條約的意思是在使和平理想用文字表現於條約中以適合現在的情形。條約的草案在歐洲宣佈後關於和平運動的討論頗形熱烈。惟巴黎報紙未將草案宣佈對於草案也不表示反感的批評。德國的輿論對於草案表示盛意的歡迎。意大利也是如此。英國呢則抱作冷眼旁觀的態度。

(二)法國主張的和平條約

六月七日紐約時報又登載一個消息。傳說法國政府已向美國駐法公使示意希望美法兩國訂立條約廢止戰爭以保持兩國間的永久和平。並且白里昂氏曾將此項條約的綱要交給美國駐法公使。美國政府接到此項條約綱要後一面將綱要密不宣佈一面表示一種離奇古怪的態度。國務院對於新聞記者的宣言只說國務卿克洛克 Kellogg 氏願意討論與答覆一切關係保持國際和平的問題。這種論調按照外交習慣就是說白氏的和平條約提議任其自生自滅。同時美國報紙宣稱按着能彀影響政府政策的一般人的意見認美國無與法國訂立和平條約之必要。並且實際上這種條約亦不能適合人意。反對白里昂和平條約提議的人的理由大概如下。

(一)反對派說一九〇八年美法兩國訂立的仲裁條約與一九一四年美法兩國訂立的德蘭條約(Bryan Treaty)仍然存在。即令重訂條約保持和平但恐仍不能超越德蘭條約以上。(二)反對派又說美國若承認白氏條約則將來法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發生戰爭時美國因白氏條約的束縛不能不幫助法國。(三)反對的人更說在法國未償還美國歐戰債款以前美國不能與法國交訂和平條約。

在這種互相猜忌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件空前的偉事。就是美國一個少年的飛行家林伯(Lindbergh)由紐約乘飛機直達巴黎。到了巴黎的那一天。巴黎的民衆盈千累萬的在風雨中作熱烈的歡迎。他們歡迎林伯的勇氣。歡迎林伯以巴黎爲飛行的目的地。林伯的英武使法國男子傾倒。林伯溫雅的態度使法國女子神往。林伯的謙讓使法國當局敬佩。林伯所講的是「和平」。所要看的是法國大戰中的成績——孤兒寡婦以及無兒的老父老母與殘手跛足的傷兵。在這種「傾倒」「神往」與「敬佩」的空氣中法國人民對於美國的怨望也丟在九霄雲外去了。美國人民看見他們的同胞林伯在法國受那樣的盛大歡迎對於法國的猜忌也不知不覺的冰消了。同時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伯特勒由美抵巴黎在有一次的演說中他宣言美法兩國若要締結條約應該包括下列三點。(一)拋棄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二)條約中應當明白的承認甚麼是合法的國防(Legitimacy of national defence)。(三)如

一個國家違犯條約不用和平的方法去解決問題的時候其他條約國不得予以幫助或鼓勵。這種議論很合白里昂的意思不久白里昂赴日內瓦國際聯盟會議。與美國提出的和平條約主張在國際聯盟會議中當時得着不少的鼓勵。他回巴黎後就馬上的正式向美國交涉。

(三)白里昂和平條約之提出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白里昂向美國駐法大使正式提出已經擬就的一紙和平條約。這條約的內容很簡單。總共只有三條。



開洛格

第一條

本條約締約國——美國法國——鄭重申明以依賴戰爭為罪惡並互相宣言拋棄以戰爭為彼此國家政策的工具。

第二條

凡美法兩國間所發生的一切紛爭(Disputes)或衝突(Conflicts)無論其性質如何原由如何均以和平方法解決之。

第三條

本條約經締約國交換簽字後即發生效力」

這條約自交給美國駐法大使後美國國務院又把他密不宣布。(註一)有人問國務院是否收到法國提出來的和平條約。國務院的答覆也含糊其詞不得要領當時美國的輿論對於白里昂的提議匪獨不似從前那樣的冷淡並且此次還表示誠意的贊成。特別是美國中西兩部小城市的人民對於白氏的主張尤為熱心。美國研究國際問題的團體有二百多個。他們有錢有人憑着他們的人力財力奔走討論督促政府當局對於白氏的提議作一個正實的答覆。他們覺得美國加入歐戰是為民治主義而戰。但歐戰告終後民治主義的生命仍然缺乏安全。此次白氏的提議是給美國一個良好的機會現一九一七年不能實現的理想。所以他們——美國人民——陸續不斷的寫信給美國的參議員眾議員要求他們督促政府對於和平條約作切實的表示。上議院的議員加卜氏(Capper)在參議院提議美國與法國或其他具有同一心理的國家正式訂立條約其目的在:(一)宣佈拋棄以戰爭為政府政策(Public Policy)的工具並主張凡國際間的紛爭以和解(Mediation)仲裁(Arbitration)及和平(Conciliation)方法決解之。(二)如締約國民人幫助或鼓勵(……In Giving……Comfort……)向他國首先挑釁之國家(An Aggressor)時此等民人不得受該本國政府之保護。除加卜氏的提議外尚有卜登氏(Burton)在下院的提議。卜氏的主要意思就是如有一個國家首先向他國挑釁而發生戰爭(Aggressive War)以致違犯主張用仲裁或其他和平方法處決國際爭執的條約美國即應禁止本國民人由美國境內或領土境內的任何地方運輸軍器軍需或戰用品於此等首先挑釁的國家。美國大總統無論何時如認

某個國家有上項的行爲時得向美國民人施行上述的禁令。美國民人如有觸犯此項禁令而經斷定確實者應予以二年以下之拘留或科以萬元之罰金或拘留與罰金併科。

但最重要的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波拉氏（Borah）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參議院的提議。他的主要意思是根據國際間平等與非戰（To outlaw war）的原則修訂國際公法。如有以戰爭爲解決國際間的爭執者即是公共的罪人。波氏並主張倣照美國大理院的制度組織國際法庭處理國際間的爭執。

波氏的提議最爲重要因爲他是參議院的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並且他是很負有聲望的政治家。他的言論與主張。無往而不使人注意。他的提議與加卜及卜登兩氏的提議。雖然未經國會通過。但是全國的報紙都登載他們的提議。他們的表示不獨引起全國人民對於非戰運動的注意並且對於從事非戰運動的人增加了不少的勇氣。

（四）美國主張的和平條約

半年多的時日已成過去。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國務卿克洛克氏正式的答覆白里昂氏六月二十日向美國提議締結的和平條約。克氏主張把範圍擴大請世界的主要國家（Principal Powers）同時一致締結和平條約方能對於世界和平有確實的貢獻。克氏的提議可算是巴黎公約的起點。白里昂於一月五日（一九二八）就答覆克氏。他贊成克氏的主張請世界各主要國家一致加入訂立和平條約。但同時他仍堅持他的原議。就是美法兩國先行訂立此項條約作一個模樣。但最可注意的就是白氏的覆文中說本條約的締約國家宣佈拋棄一切挑釁式的戰爭。（To renounce all war of aggression）但以前白氏的主張是拋棄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To renounce 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他現在爲甚麼又改變論調呢？

克洛克氏在他的答覆書中（一月十一日）不客氣的向白氏提出質問。據克氏的解釋白里昂的答覆中有兩點與他的原意。（按着白氏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信中所表示的）不相符合。第一點法國主張將和平公約先由美法兩國簽字然後通請其他國家加入簽字。據美國的意見這種辦法不妥當。因爲美法兩國所認爲滿意的條約其他的國家未必都認爲滿意的。（註二）美法兩國既然熱忱的希望和平運動之成功自不應盲昧從事。最好的辦法是在條約未經任何國家簽字以前關於條約的字句應與各國作一度的磋商。總使各國在未簽字以前有表示意見的機會。美國很希望法國對於這個主張表示贊同。並希望法國允許美國把白里昂氏所擬就的和平條約分送各國作討論的根據。第二點按着白里昂氏一九二八年一月五日覆書中的表示美國覺得白氏所提議的和平條約是限制於一切挑釁式的戰爭。（Wars of Aggression）但按着白氏一月五日以前的幾次公函的主張並沒有這樣的限制。即以白氏六月廿日（一九二七）的和平條約而論也是說『拋棄以戰爭爲彼此國家政策的工具』。克洛克在他的信中說。

『關於法國改變原來提議的理由我未經通知。但我誠懇的希望這種改變沒有甚麼特別的重要。我又誠懇的希望這種改變不是法國不能與美國一致主張的表示——主張無限制的拋棄一切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並且以這種提議爲與列强訂立和平條約之討論的根據。』

假使法國贊成美國的主張。克洛克提議美法兩國一同把白里昂氏所

擬就的和平草條與美法兩國關於本問題的來往文件一併分送英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作他們的考慮與批評的根據。

白里昂接着克洛克的答覆後於一月二十一日又給克洛克去了一封信。這封信中最重要的意思除申明法國主張與美國先行訂立條約的原因是因爲歷史的關係容易有這種的結合外。並向美國政府提出一個新的問題。白氏說：

『美國政府有不能忽視的一件事件就是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組織國際聯盟以增進和平爲共同的目標。這些國家除受國際聯盟之束約已經有互相間的義務外。尚締結有其他的國際公約如一九二五年十月的羅迦諾公約及其他的中立條約。這些條約使各締約國有不能違背的責任。』

白里昂這一封信使克洛克差不多費了一個月的工夫纔能作一個具體的答覆。克氏在他的覆書中。（二月二十七日）首先承認白氏提出來的問題。有從實際方面去研究之必要。據克氏的見解假使法國與其他加入國際聯盟的國家與美國訂立和平條約實際上並不與國際聯盟的條文或羅迦諾條約兩條文有衝突。法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但法國既然能自由的與美國訂立對等條約。（Bilateral Treaty）同時當然也能自由的訂立同一性質的多邊條約。（Multilateral Treaty）凡國際聯盟的會員能分開的去作的事。何以國際聯盟的會員就不能合起來一同去作呢？克氏又舉出一個明例來。當第六次汎美會議的時候。（The Six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全體曾經通過一個議案一致主張拋棄以戰爭爲彼此國家政策的工具。當時赴這個會議的國家共有二十一國。其中有十七國是國際聯盟的會員。如此看來可見美國的和平條約提議並不與國際聯盟條約或其他的中立條約發生衝突。克氏在他的信尾中仍然希望法國與美國把白里昂的和平條約草案與美法兩國關於本題一切的來往文件聯名分送英德意日諸國請他們考慮並且加入。

又一個月的工夫白里昂答覆克洛克一封長信。這封信算是巴黎公約成立以前美法兩國關於本題最後一次的文字往還。白里昂這一次提出三大要點（一）凡一個締約國違犯本條約時其他締約國家即恢復其完全的自由行動應使一個和平的工具不致變成壓迫他人的利器。（二）各締約國雖然拋棄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但同時並沒有削奪他們的正當防衛權（The Right of Legitimate Defense）並且本條約不能與締約國對於其他現行條約應該履行的義務相衝突如國際聯盟條約羅迦諾條約及其他保守中立的條約）（三）本條約應請世界各國全體加入本條約須俟世界各國承認簽字後方能發生效力。例如甲國受本條約的約束但同時與甲國有發生嚴重糾紛之可能的國家若不加入則甲國即處於不利的地位。至於挑釁國的定義（Aggressor）白氏並無嚴確的解釋。他只注解甚麼是（War as an Instrument of National Policy）他說凡國家以戰爭爲手段去實行他們自然的（即不受外力壓迫而發生的）獨立的政策（A means of carrying out their own spontaneous, independent policy）這種戰爭就是國家政策的工具。白氏又說本條約的締約國家應互相區別的承應約束各不攻擊（Attack）各不侵犯（Invasion）凡有意見或衝突之發生時無論其性質或緣由如何除和平方法外不訴諸他法以求解決。

【註一】這個條約的原文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纔宣佈

【註二】美國所謂「其他國家」係指世界六大強國而言日後十

（未完）

極端的道德，恰如極端的不道德一樣。會激起反響，這種原理和「好的東西愈多愈好」的一句俗諺，恰恰相反。李伽孫（Richardson）在論「費爾丁」（Fielding）的散文裏，曾描寫過一種華而不實的道德所引起的反響。現在我們看，在下一世紀中，詩歌裏面如何會起這一樣的反響。人們對于詩歌的冷酷和詩歌的唯意化，都感覺得厭倦。他們需要熱情，來代替哲理；他們需要有血有肉的人類，來代替虛妄的鬼神。他們雖沒有這樣說過。可是他們都這樣想。吳茨華斯（Words-worth）所給他們的東西，也不能使他們感覺不厭倦。科勒律支（Coleridge），司各德（Scott），和騷士（Southey）也不過寫了幾篇神話罷了。他們準備着接受一個新的變化，他們期盼這偉大作家的出現，不論怎樣，只要有了變化就成，這些東西就是有一點不道德，或帶一點無神論的意味，也不礙事。講道德，宗教，和靈魂的東西，他們覺得太多了。當這種惡魔派（Santanic School）開始說話的時候，湖濱詩人（Lake School）的作品立刻失掉了羣衆的同情。人人都不讀湖濱詩人的作品。在一八一四年的時候，瓦特司各德爵士（Sir Walter Scott）已經不寫詩了。擺倫（Byron）已經開始吟咏他那種傲世而精美的詩歌。



惡魔派詩人擺倫評傳

小泉八雲講
陳甲孚譯

擺倫是惡魔派裏的主要人物；要敘述這一派的歷史，而不先研究這一派的人物的生平，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我們講擺倫的作品之前，我們還得先講他的爲人。擺倫有個時期是特別的幸福，有個時期是特別的困苦。雖則他是個貴族的後裔，並且有富裕的遺產，然而他的祖先遺傳給他的，還有一種很不好的性質。他這一族人傳到他的父親的時候，在道德上就已經墮落了。擺倫的父親——擺倫船主（Captain Byron），是個漂亮而又狡猾的人。因爲他爲人是這樣，他的同事中沒有一個和他談得上的，所以他被迫而離開軍隊。他不單是個酒色遊蕩之徒；並且還把別人的妻子拐走，他同這個女人生過一個小孩，這個小孩就是擺倫的異母姊妹。這位未來詩人的別的男親屬也是一樣的沒有一點好處。從一位貴族那裏擺倫承受了一份產業，這位貴人在那鄉裏是有名的惡霸。擺倫的母親是個好家庭的女子，但是伊的性情最急，易怒，而且好報復——因擺倫的父親對伊的待遇，使伊這種性情更增劇烈。他和伊結婚，爲的是要得到伊的財產，並且他在放縱淫逸中，將伊的財產完全用盡，到他死後，家境已是蕭條不堪。這些不幸使擺倫的母親疾首痛心，使伊常有顛狂的舉動，確實的，伊是有些顛狂，或者已經變成顛狂了。在這個小孩誕生的時候，伊

的舉動就是粗暴而痴戇的，結果傷害了這小孩一隻脚。父母是如此，祖宗的遺傳又是如此、那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擺倫的將來必定不會很快樂的。

然而他的身心雙方都受特別的秉賦，他一隻脚的損傷是唯一的例外、他在那個時候，可算是一個俊美的人，他有那種美麗而沉潛的形貌，特別是英國一般人所稱美的，也許因爲這種形貌不像別處那樣常見。要是他的秀美是從他的父親遺傳給他的，那麼，他的性情也是從他的父親遺傳來的了。但是在幼年時代，他的好惡和喜樂，也並不和常人不同，要是他的婚姻很完美，或者在各方面講起來，擺倫不至於有惡劣的聲名。他不是一個浪子，他也沒有沉溺酒色的性質。在反面講起來，他的希望就是想恢復這個中落的家庭。但是他的婚姻破壞他的一切。他和一位青年貴族婦女結婚，伊的心性是轉變無常的——不可思議的冷酷，寡情，強横而拘執。在普通一般人裏面，圓滿的婚姻，或惡劣的婚姻，本沒有多大的關係；但是在英國的貴族裏面，這可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他將來在社會上的地位；社會上對他的輿論；幸運或否運，都在此一舉。當擺倫的妻忽然和他離異，擺倫於是陷於憂鬱了。社會立刻起來攻擊他。他差不多不能再在英國住下去。嗣後他完全過着被放逐者的生活。他感覺得社會上這種待遇，是不公平的。社會沒聽他叙述他的生平，而對他遽加責罰。他們只聽他妻的片面之詞，並且伊始終不能說出，伊爲什麼要和他離異。伊完全代表那時代的傳統精神，和花言巧語的僞善態度；但是擺倫根本惡恨社會上這種人物，這種人物就是他的妻所代表的。在兒童時代他就是一個奮鬬者，所以他一往直前的向社會反抗。在他的生活最後的一個時期，他向從前攻擊他的方面加以反攻，他的反攻也很有效力。在他的詩裏面，他攻擊英國社會上的一切慣例，一切僞善，和一切陳腐的道德；他將英雄的犯罪，表顯得比懦夫的道德更生動，他甚至公然譏笑這些宗教的信徒，這些人是對社會的虛僞曾加以原諒或庇護的。

不幸他自己對於他那種抨擊虛僞社會的詩不滿意；他表現出一種得過且過的態度，但是這種生活的態度，並不能掃除他環境中的障礙。擺倫的地位是這樣的：『我過厭了純謹的生活，現在你說我不道德。我固然是不道德，不過在你高興的時候，你也許這樣做。』他所受的待遇，並不能把他在意大利和在別處的行爲糾正過來。頹廢生活的程度已經深了，但是在這個以外，又加上殘暴，我們對他當然是不會同情的；而且擺倫對於婦女的手段是很辣的——有時甚至於變做殘酷。然而他的天性終久會替他辨明眞相。這裏有兩個擺倫。一個是天生的貪利好色，毫無忌憚的。一個是豪爽好義，尊貴不凡的。在他的朋友雪萊（Shelley）死了之後，這位第二個擺倫才自動的出現。他忽然停止寫詩，他走到希臘去，將他的命運和所有他的才能都放在希臘人的自由上，用來帮助他們得到他們的自由。他爲他們工作很努力、很忠實，一點也不自私，因勞頓過度而死。不論他一生的過失怎樣、他的死總是無疑義的被認爲英雄的死。

現在我們將擺倫一生的事實，簡潔而詳明的來叙述一遍。他生于一七八八年，他是在赫諾（Harrow）和劍橋讀的書，但是他

沒有得學位，就離開了大學。當一八〇七年他還是大學生的時代，他就著過一本詩集。這些詩並不好，並且被愛丁堡評論嚴酷的批評過。擺倫不甘受這些批評，他就摹倣蒲伯的筆調，著了一篇譏諷的文章，這篇文章不單是對他的批評者，而且是對當時所有的文學家而言，甚至連瓦特司各德爵士也牽連在內。這篇譏諷的文章叫做英國的詩人和蘇格蘭的批評者(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這個雖然無關宏旨，但是很可證明這位青年學者有異常的才能，並且給予他在文學上一個相當的名譽。在他離開大學之後，他在歐洲遊歷過兩年，他在這裏得到一部分詩料，這本詩料叫做(Childe Harold)，在一八一二年出版。這本書立刻使他的聲名增高，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將近賣去七版。這時候，他開始受大衆的歡迎。在以後的三年——記得只有三年——他著了(The Giaour)，(The Bride of Abydos)，(The Corsair)，(Lara)，和(The Siege of Corinth)等書。大衆異常熱烈的表示歡迎；在一天內單(The Corsair)這部書就賣了一萬四千本。照道理講起來，擺倫的將來，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在一八一四年，不幸的婚姻開始，直到一八一五年方告結束；並且因婚姻的破裂，擺倫在英國的工作就停止了。在他的妻和他脫離後三個月，他就到意大利去了，從此再沒有回來過。他在瑞士，威尼斯，內芬娜，批撒，和日內瓦這些地方，過了好幾年，一部分的時間，是和青年詩人雪萊在一塊，關於他們的友誼，我們後來再講。他的作品最好的一部分，都是在這個時期寫的。擺倫在意大利的時期給予我們很多的劇本，如(Manfred)，(Cain)，(Sardanapalus)，和(Marino Faliero)等等，並且給予我們很多的詩，如(Beppo)，(Mazeppa)，(The Dream)，(Darkness)，和那沒完成的驚人傑作(Don Juan)。這些都是擺倫作品的精華。在一八二三年的時代，他從此不再寫詩，加入了希臘的遠征隊。在一八二四年他死於密索郎地方。

他這充滿熱情而被人誤解的短短一生，到底有什麼價值呢？他遺留了些什麼給我們呢？擺倫對於英國的詩又貢獻了什麼呢？評論界至今仍是爭論這些問題，但是依我想，現在很可圓滿答復他們。第一件事應該解釋的，就是沒有一個詩人像擺倫這樣，忽然間得到這樣大的聲譽，不單是英國沒有，就是全歐洲也沒有。他這很暫的勢力壓倒了一切的競爭者。當着擺倫吟咏的時候，別人的詩篇再沒有人肯留心諦聽。關於他的一切，我們所要講的，不單是這些。他的勢力第一是影響到法國中古世紀的文學運動。由於一個比他還更偉大的詩人，海涅的作品，他的影響才達到德國。更進一步講，西班牙，意大利，和俄羅斯的文學都受擺倫的影響。哥德(Goethe)說，在英國詩史裏面，沒有那個能和他相等；他還說，擺倫是歐洲的非常人，這種人在百年之內不能再看到的。然而在三十年後，這種聲譽就漸漸消沉了。擺倫的作品現在就少有人讀。現在擺倫又有一種作品出現於社會上了；但是我想這部書的成功也是有限量的。擺倫在我們的文學裏，差不多無生氣了。這些都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據我看來，這都是可以解釋的，並且可以用一種有趣味的說法來解釋。

自從我開始講這個文學的題目，我總想說到一件事；凡是詩

文傑作的創造，都需要一種自制的毅力。文學總含有努力的意義，不管你有幾多的天才。我在這裏所講的，不是純粹道德上的自制。在生活方面有了不正當的行爲，然而在工作方面有精美的表現，這也不是沒有的。但是普遍的眞理是不能逃脫的，道德上的自制和才智上的自制都是在一塊兒進行；因爲一個人在這方面不能克服自己。那在別方面也就一樣的很難約束自己。擺倫就是這種眞理的一個可驚異的証明。他的作品，除去那些少年時候的，都不能長久的供人研究，或長久的有價値；這個道理，就是因爲他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信筆所之，沒有琢磨，也沒有潤飾；所以沒有雋永的意味，或藝術的眞精神。因爲藝術必需經過堅忍努力的痛苦；這種最高意義的毅力，在擺倫是不可能的。確實的，到他一生完結的時候，他勇敢的聲明，他不合做一個詩人，並且聲明，他以詩歌爲事業是錯了。他所說的這些，都完全是對的。詩歌必需具有個性的特質，這種特質在擺倫的天性中是沒有的。他稟賦有驚人的天才，他的寫詩，猶如別人寫散文一樣的容易，他吟詠出來的詩，尤如鳥雀叫出來的聲音，差不多只有一時情緒的表現，並沒有別的功力。所以研究他成功的作品，我們知道，他的思想是以爲情感——即所說的情緒——就是詩；並且他這樣講過多次。這是個最大的錯誤。情感並不是詩。將一個人的感覺表現成韻文並不是詩這不過是詩的雛形，詩的基礎。譬如做銅像。這種金屬的模型，不過是工作本身的初步；經過這步以後，才是刪改，琢磨潤澤等苦工。擺倫從來沒有做過愼重的審査，修改，或琢磨的工作。他單只將他的思想，用種平易的韻文的句子，寫在紙上，並且永遠讓他們成那樣的形狀。因此他永久是不完全的。他有一節詩，說到他自己和他的情感。

穿過寡血性，
世人愧此名；
吾血似怒潮，
磅礴滿胸襟。

雖然這幾行詩是假托於一位英雄的口中吟咏出來的、但是我們總有充足的理由，說這幾行詩是爲他自己而發。火山石雖可供藝術家的使用：但是一定要經過謹愼的擇選，因爲他是從火山口噴出來的，他裏面混有各種雜質。擺倫的韻文好像有熱力的火山石，而且他更像富有雜質的火山石。擺倫的詩，很難找到二十句，可以說得上是完美無疵的。這裏有的是光輝，這大天才的光輝，可惜如未琢的璞玉似的，未能盡量發揮出來。這種大天才從來不努力，不會想到努力，也不願意努力，因爲沒有忍耐和自制的能力去扶助他。現今有幾個批評家這樣講，擺倫從來沒有寫過一篇眞的詩。假如他們的意思，僅是指形式上的極端完滿而言，那嗎，就是進一步說，我們也應當承認、擺倫沒有寫過那樣滿意的詩。這顯然，并不是因爲擺倫的詩的藝術不高明，關於這點，我們還得另外找一種解釋。我們必定能夠尋到別的理由；因此我們不得不談一點本文以外的事。

世界上爲什麼曾稱羨擺倫？安諾德（Matthew Arnold）說這是因爲有「極大的力和眞實」。擺倫有的是這個，但是我想安諾德是錯了，因爲這些並不足以解釋他的影響。讓我們將他作品

的特性和題材簡單的解釋一遍，並且研究一下，看伊告訴了我們什麼。

我們可以知道最初成功的作品（Childe Harold），一半是由題材的關係。在那個時代，遊歷是很困難又很費錢，並且英國的民衆對南部的國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希臘和土耳其——都不知道。意大利和法國是很有名的，不過英國的文人對于意大利沒有什麼著作。這位青年詩人的作品具有極新奇的美，同時又充滿了一種幽蒨動人的魔力，當我們讀這本書某部份的時候，這種魔力還會引動我們的情感。這一類的詩在五十年後，就完全不能引起注意。這種成功的詩——敘事體的詩，例如（The Giaour），(Lara)(The Corsair)，因為他們新奇的題材和活潑的詩句，也會引起一般讀者的興味，但是單就這些還不能解釋他們所以受極大歡迎的原因。這個原因是由於一種新的作風介紹到英國的詩裏面來了這種作風的文字，除去彌爾頓所描寫的魔王外，其餘的都沒有什麼可以諷誦的價值。在這些詩裏面；有一種反抗的精神，人和上帝，人類和聖律間的對抗，凡是反抗都全靠絕大的自尊和絕大的能力。確實的像魔王一像；其所和魔王不同者，只因實際上是人類，不超自然的。人都猜想擺倫的態度，有些像叛教徒，海盜，和冒險家的怪狀。好奇心和同情心因此就激發了。在從前的詩，英雄的人物是一種絕不相同的式樣；這種人類的魔鬼還沒有創造出來——這魔鬼並不是一種道地的魔鬼，不過是一個尊嚴而沉鬱的人物，具有神秘和優美的兩重動人處。下面講的歌曲或劇本，例如(Manfred)和(Cain)，在這裏面，傳統的觀念，已被反宗教和反法律的信力所推翻了。這種叛逆者的模樣總是差不多的；但是他們的裝束有相當的變動，使我們常有新異的感覺。如像(Mazeppa)和(The siege of Corinth)兩篇，都同是反抗英國文學裏道德的傳說；在第一篇是寫一個判決無罪的犯人的自白，在第二篇是寫讀者同情一個人否認他的誓約和國家。至於(Beppo)和(Don Juan)兩篇，他們的成功就應該歸功於他們所做的一件醜事，這是不道德的新表現，這是對於社會慣例的新揶揄；在第二篇詩裏，是譏笑文明社會裏的一切弱點。人人被激動了，但是人人都快樂。擺倫得到所有的同情，這種同情是他所企求的。他在他的時代，成為一個大英雄，他的肖像掛在成千成萬的屋子裏，普遍全歐洲，他的詩句都被譯成各種的文字。他為美婦人所迷戀，為青年所羨慕。就是他的裝束都為人仿效。一種擺倫的時髦從此就流傳下來了。理髮匠修飾顧主的頭髮，都要弄得像擺倫的樣子。立學擺倫，坐學擺倫，冷笑也學擺倫，誰學得像，誰就是社會上的成功者。可是高等社會和教堂裏的人，誰要說他們最歡喜擺倫的話，誰就得被驅逐而離開他的祖國。但是大衆總將他做他們的愛人，他們的偶像，他們所傾倒信仰的目標。

這是奇怪的事，因為這全部的作品，引起這種的狂亂，在各方面說，都是不道德的，並且服從這種傳統社會的人，同時也會愛好這種作品。這個或是傲世的，或多情的（指惡意方面說），或是倡亂的，反對一切英國人所尊崇的——法律，秩序，和宗教。我們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呢？

我們最好用幾個證例來解釋這個。這裏確有兩種不同的道德

，都是爲文明社會所深信的，然而有很多的事實可以否認。一個就是宗敎的道德，拿文字構成的，用箴誡做敎材。別的一個却和這大不相同。現在拿兩件偷竊的事來做譬喻。比方一個人是你從前所佩服的，他當你沒有在家的時候，走到你的房裏偷取一枚洋錢。這件事情被發覺後；這個賊縱使逃脫了監禁，他仍是不能逃脫輿論。誰知道了他做過這種事，都不肯信任他或雇用他了。他被這社會褫奪了公權。比方另有一個人，他能够偷到手五百兆洋錢。你想，一個人能做大規模的竊盜，他決不會迫不得已而拋棄他的財產；他定能保守住他所偷來的東西，因爲他的能力超過法律之上。現在依照純粹的道德，宗敎的道德上講，第二個賊的罪，比那個偷一枚洋錢的罪是多五百兆倍。但是你出于良心的主張，你會蔑視這個偷五百兆洋錢的人嗎？不，你決不會蔑視他，你想社會上會蔑視他嗎？不，社會上決不會，社會上反會欽仰他；社會上反會給予他一切的尊榮；他可以將他的女兒許配皇子 並且他的兒子也可以要貴族人家的女兒。但是照道德上講，他不比一個關在監獄裏做苦工的普通賊，還要更壞五百兆倍嗎？是的，但是這裏還有些要講的。

這裏還有別種的道德律，這種道德律不是我們的父親和牧師所敎訓我們的。他不是遵照人類所謂的錯與不錯。他是天地間的鐵律，比一切的宗敎還老，比一切的宗敎更有力。不論你所信的是怎樣，你總要服從這個律。我叫他做道德律，這種道德到了這樣的程度，他需要一種特別的自我的犧牲、或者我們可以叫他做自然律。在十九世紀的哲學家叫他做進化律。但是不論我們怎樣叫他，他的意思就是這樣：『你自己要强悍些，否則我就殺掉你。』宗敎告訴我們，『對于每個人要馴良，誠實，和仁慈；然後你才可見信於上帝，死後才會快樂。假如你既不伶俐，又不强悍，那也不要緊；善良就比得上權力，仁慈也比得上伶俐。你盡力你的義務，照你所知道的做去，別的都不用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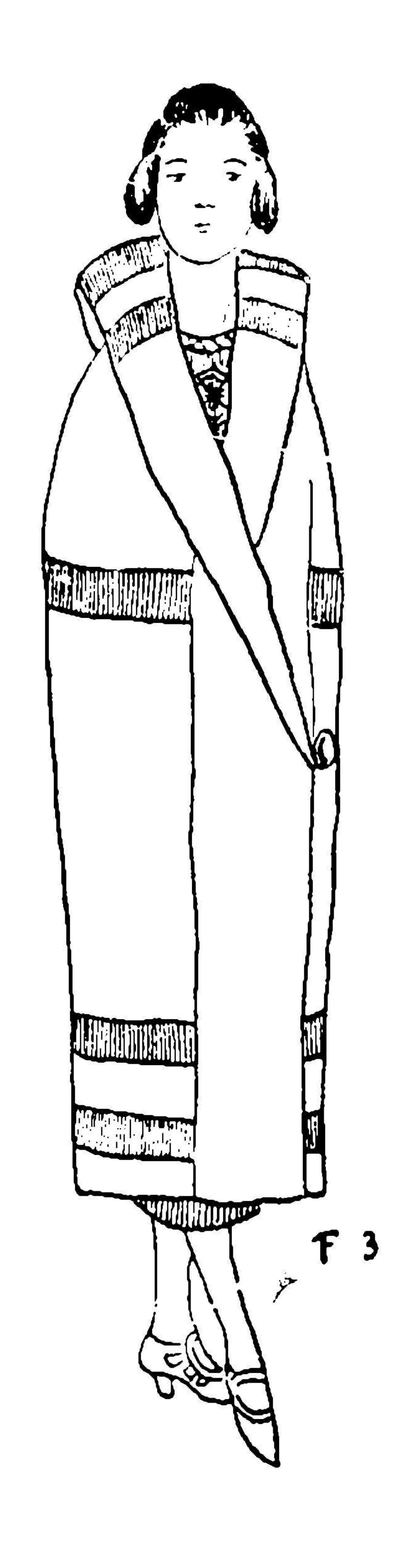
但是宇宙律告訴我們一個絕不相同的故事。他說：『我是不信任善良和仁慈的。這些不過是懦弱和卑怯的別名。唯一重要的就是强悍。我的定律是爭鬬律；獎品是屬於最强者——最强的心，最强的身。一隻蠔是馴良的。但是這種動物生來就是强者的食品。你必得照我的意志做去，否則地球上沒有你站脚的地方。』現在，事實是如此，生活就是競爭。爭鬬不是一件道德的事。我們通都知道爭鬬是件緊要的事，也知道有時爭鬬可以携來光榮，尊嚴，和名譽；但是沒有那個敢說爭鬬是道德的事。根據人類道德的統系，誰也不能承認，摧毀我們同伴的身體，把他們的血肉蓋滿地面，正當的行爲。但是爭鬬總是免不掉的。這是個很好的證例，證明宗敎道德律和宇宙律的矛盾。第一個說馴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第二個說强悍是最重要的事，並且雙方都要人服從他。

再沒有別的了。雖是我們覺得宇宙律不對，然而在現今人類社會不完善的情狀之下，遵從宇宙律的究竟比遵從別的更多。純粹的馴良不能使我們在生活上得到更好的東西。一個人雖是馴良，然而覺得太呆笨。一個人雖是仁慈，然而覺得太懦弱。成功的要素；與其馴良不如伶俐，與其仁慈不如强悍。假如一個人能够

顧到雙方，那當然是非常之好；但是，如我所說的，人類的天性至今還是不完善，並且那種同時具有馴良和强悍的人的機會，總沒有那種只有强悍而沒馴良的人的機會大。後面這種人很少思慮，也很少自制。差不多所有的商業的經營者，都是後面這種人。商業道德不過是相對的，一個人在歐洲，想依照純粹的道德主義，來經營一件大商業，在很短的期內，也定會破產。

現在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最好是設想一個人，他能用一種方法得到五的兆洋錢，不論怎樣下賤，都沒有關係。世界上會尊敬他，因爲他所表現的那些，都是遵從宇宙律，不是遵從宗教律。設想就在現今經濟社會情況之中，這個能夠辦到這樣的事情，他定是個異常不凡的人；這個人神經的構造，一定比拿破崙神經的構造還要精細。他能夠將這個絕大的智力，最先在世界上表現出來，能力是輕視不得的。他又能夠將金錢的能力表現出來，這些金錢都是他用智力設法取來；這個也不容輕視。說起來似乎很可怕，但是事實是如此，不必爭辯，不論那種人類，如果能証明他自己超過于道德律，社會律，和民律之上，他在歐洲各國裏，定是很尊榮的，而且特別尊榮的，由於他在生存競爭中所表現的能力。在幾年前，有種很嚴重的談論，這個談論關于一個英國貴胄的兒子和美國人的女兒結婚的事，這個美國人曾經用種下賤的方法，得到一樣比五兆洋錢還貴重的東西，因而出名。這個不單是由於愛錢的緣故；也因爲對於能夠做這種事的人，總以爲他一定是非常的人物。大賊只有用大方法來管理，不是平常的方法所能爲功的。就別方面講，偷一枚洋錢的人之所以被輕視，是因爲他的行動表示出一種下等的情弱。

在談論題外的事以後，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擺倫的影響的論點。假如擺倫的勢力能夠影響全歐洲，他實在已經有過這樣的勢力，這個眞理我已經講過，現在只要提醒一下就夠了。他的行爲完全出於無意。他不是個哲學家；他也不是個邏輯的理想家。但是他總使大衆向新的方面想。他使他們問問自己，世界上活着，僅僅做一個良善的人，是不是就自以爲滿足了，並且我們習慣上所說的兇惡和暴戾，是否沒有存在的理由，在那些惡德裏面，是否找不出一點好處。他有個時期用些東西來擾亂了全歐洲的文學，這些東西，也沒有適當的名詞，我們就叫他做惡魔的精神好哪；這種惡魔精神就是在純粹的道德律之外，對於別種律的承認——競爭律，爭鬬律，和在惡劣或殘忍情況下的那種强力的精美。你要記着，擺倫决不想這樣做；他的伶俐也夠不上這樣做。不過他竟不顧他自己這樣幹下去，這就可以解釋他在文學上那暫時的勢力。他自己對凶惡和暴戾人物的驚美，使大衆在這種人物裏面看到擺倫，而擺倫自己沒有看到什麼——那都是生存律的指示，沒有人能逃出的。將來，有個比擺倫更偉大的人，將同樣的眞理，更偉大更健全的表現出來。然後擺倫才會被人忘記呢。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十一月廿二日起至廿八日止

豫戰告一段落

豫戰本週告一段落。蔣已乘艦返京。漢行營於二十四日開始結束。鄂北形勢。老河口西北軍退出。劉鎮華於二十四日晨自太原啓程返京。二十七日到京後。謁蔣覆命。粵軍於二十二日通電作戰。石友三部奉令全部開粵。何應欽已於二十八日起程赴粵。今後粵事將成爲時局之重心矣。

蔣由漢返京

二十二日晨蔣由鄭回漢。邵力子周佛海等隨行。蔣命唐生智代行總司令職權。豫軍事肅清及辦理善後。統交唐辦理。漢站二十二日開車八列赴臨潁運第八師旋漢。蔣在汴時晤戴傳賢。韓復渠曾在汴宴蔣。蔣二十三晨到漢。下午一時赴武昌對中央軍事分校訓話。三時過漢。五時登永綏艦返京。楚有隨護。熊式輝·鮑文樾·曹浩森·何競武·邵力子·周佛海等。同前方回漢之行營職員。二十三日晚分乘楚同·汝順·汝新等艦返京。蔣於二十五日晨刻抵京。譚·胡·孫·古·趙·何·朱·王正廷·陳立夫·朱綬光等均到下關歡迎。又蔣於過安慶時。石友三及各省委曾登艦晉謁。二十六日京電稱。蔣日內將發表一關於刷新政治之論文。內合十餘項。爲限制無範圍之公費。在中央有職務者不能再兼省務。國府委員應駐京。無公事不離職等。已起草脫稿云。

豫鄂軍事結束情形。據二十二日滬電。西北軍在新安西二十五里鐵門鎮及澠池縣一帶布防。中央軍追擊部隊。由洛陽開始西進。中襄樊方面。最近戰事亦不緊。敵似改取守勢。又鄭電隴海路二十二日起售洛陽票。敵退觀音堂陝州附近。我軍已攻至新安。徐源泉二十三日自洛陽電。二十二日午佔領新安。又同時廿二日自樊城電漢稱。廿二日蔣鼎文師佔老河口。六師佔穀城。敵分向鄖陽房縣退。陳誠師羅霖旅。范石生師王團。約廿二日可佔南漳。二十四日漢電稱。武漢行營二十四日開始結束。政訓部將同回京。一二兩師奉顧祝同命。有(二十五日)旋漢。豫境除留第五路及第九軍等部外。餘分由平漢隴海津浦各路回防。張治中亦率軍校學生回京。同日京電。當局認豫事告一段落云。勞軍代表戴季陶劉紀文二氏於二十四日晨自洛陽返鄭。午赴開封。過徐返京。宋子文由漢回京後。二十三日晚抵滬結束西北戰事籌欵。二十六日京電。曹浩森談。西北軍退守陝州。前方已休戰。對馮無大問題。因馮在晉未參加。惟盼其能出洋或來中央。較在晉爲宜云。太原方面情形。據二十五日并電。馮在建安。警衛甚嚴。西安來并之某點委談。西北軍隴海線第一道防線在觀音堂。大軍集中陝州。二集軍偷確

極困難。陝省治安由少數警憲及學生軍維持。內部甚空虛。點驗概未着手。又二十七日電稱。閻對內主張息戰甚力。連日與葛光庭協議對俄。並籌劃西北邊防事頗忙。

奉蔣命赴并謁閻之劉鎮華氏。因公畢。於十三日午偕隨員十餘返豫。劉左右謂。閻對劉表示極好。劉氏二十四日返鄭。下午訪唐生智商洽一切。二十七日劉偕賀耀祖到京。即赴總部謁蔣。談兩小時。劉報告晤閻情形。並呈閻親筆致蔣函。內係報告北方情形。

何應欽赴粵

粵軍自桂退後。回二十二日陳濟棠。陳銘樞。譚道源。毛炳文。陳繼承。張惠長。陳策。陳慶雲。余漢謀。香翰屏。蔣光鼐。蔡廷楷。李揚敬等通電作戰云。稱張發奎狼子野心。好亂樂禍。李宗仁黃紹雄倖[illegible]躓鎩。蹣跚重來。舉戈內犯。蹂躪岩疆。此皆數數反叛黨國。焚刦百粵人民者。刦灰宛。在粵血猶腥。方企圖顯。思食其肉。濟棠受命長征。誓躬甲胄。為擁護統一。完成革命。謀兩粵安寧而戰。奉黨國威靈。人民義憤。滅此流寇云。

據二十二日港電。北江最前防線在連江口。（在英德南）行營設新街。二十五日滬電。香翰屏師部二十三日移三水。香部分防三水蘆苞大塘青岐等處。與小坪江村蔡師聯成一氣。北江仍在琶江源潭布置堅固防線。香師在青岐築砲兵防地。又在廣利架軍用橋。北江河旁布鐵網三四十里。西北兩江布防已竣。後方聯絡極便云。

張惠長二十六日由滬乘輪赴粵。二十六日京電。午官息。中央第二艦隊奉令出發南下。已準備完竣。陳紹寬定兩日內率十餘艦啓程赴粵。張發奎部至懷集德慶。空軍三隊回粵。內有波的斯式新機二三十架。又海部派永健。永績。楚同。楚謙。聯鯨等艦。由曾以鼎率赴粵。又加派華安。靖安。兩運艦。擔任軍實運送。又中央徑（二十五日）令第二艦隊肇和應瑞等艦。會同威海。鎮海。飛機運送艦均往粵。

二十七日滬電。陳銘樞二十七日偕蔡廷楷蔣光鼐等赴北路視防。探報黃紹雄任右翼。率七千餘經肇慶出廣利。側擊三水。張發奎軍任左翼。由廣寧四會攻清遠。現香師佈防至四會。艦隊守馬口。陳濟棠以張發奎軍退出連山。改道四會。故將連江口軍隊全數調下。樂同港潭一帶布防。

二十八日何應欽奉蔣命乘靖安艦啓程赴粵。蔣本有親往之說。據熊式輝談。桂事一日可解決。蔣可不必去親云。

石友三部奉令調粵。據二十七日京電。石謁蔣後赴蚌。將親率二十四師南開。另一師由秦德純指揮留蚌。又朱紹良第八師。正向滬輸送。來日內到滬轉粵。二十八日石友三部備六列車。分十七次由蚌埠開浦口。乘輪赴廣。二十八日晚專車赴京。魏益三部將開蚌接防云。

張發奎行蹤。據二十四港電。已於前日到梧。與黃紹雄會晤。另據二十六日滬電。港當局對在港作政治活動者。取締甚嚴。李宗仁被迫令出境。乃由海防入桂。故汪精衛到港時。行蹤較密。徐景唐亦接出境通知。白崇禧現不在桂。聞另有企圖云。

二十七日滬電。港西報載。黃紹雄徑（二十五日）夜抵德慶。李宗仁宥（二十六日）由南甯到梧州。在梧設大本營。前向法定購之四飛機。已運到龍州。粵北路安靜。省部車仍通。傳張發奎軍抵連山後。斜出四會。與桂軍會合。一路作戰云。

俄事發生變幻

邊境中俄戰事。本週甚為激烈。二十日滿洲里被俄軍佔領。扎蘭諾爾之役。煤礦工遇害者甚多。十七旅旅長韓光第與林張兩團長陣亡。梁忠甲司令聞仍在滿站日領事館。海拉爾則於二十四日失陷。俄機已抵博克圖。東路亦甚緊張。北陵會議現仍在進行中。二十三日京訊。新疆長官金樹仁亦曾電外部。報告邊防緊急云。

外部本有於二十五日以國府名義通電國聯及非戰公約各國之說。迄未發出。當先電駐美伍使。向美探詢自滿事亟後。國際對於中俄問題。均甚注意。英美方面咸有動機。惟東京仍持冷靜態度。國聯則向駐瑞華使指出三種方式。聽我政府決定。據二十七日柏林電。披露外部對俄提議調查及交付仲裁之照會。而二十八日蘇聯電又傳遼方承認恢復原狀。按中俄事件糾紛將近五月。今忽有此劇轉。亦可謂極變幻離奇之致矣。茲將本週俄事情形分述如下。

邊疆戰況報告

關於扎滿戰況。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於二十七日有通電致全國。報告大要如次。赤俄援邊襲擾我扎蘭諾爾滿洲里一帶陣地者。無慮十餘次。我軍梁忠甲旅。決死抵禦。不失寸土。然彼能來。我不能往。敵軍得間。則大舉深入。不利則一退境外。即絕對安全。我則寇至無時。夙夜不懈。又不能追奔逐北。加以外交有在。落於被動地位。即綏東同江富錦諸戰。莫不皆然。蓋忍痛至今。猶期守非戰公約。勿防礙外交之進行而已。上月以來。迭據探報。俄軍紛紛換防。以新銳之軍。齊集前線。早知其將有大舉。當經隨時電告中央。一面增派韓光第旅。由海拉爾進駐扎蘭諾爾。與滿站梁旅協防。本月十七日。敵以二師以上之兵力。砲六十餘門。飛機三十餘架。並唐克裝甲汽車數十輛。及諸種新銳武器。猛攻扎蘭諾爾。一面以相當兵力包圍滿洲里。一面以一支隊進襲槎崗站。以斷我援。援軍韓旅在扎激戰兩晝夜。陣地屢失屢得。卒因敵軍陸空聯台。砲火集中。韓旅長光第。林團長選青相繼陣亡。張團長季英重傷後自殺。韓旅原係江省精銳。祗以敵軍火力之猛。十倍我軍。而我防空利器。不敷應用。勢又四面受敵。遂至終歸挫敗。該旅損失已逾四分之三。刻仍會同第二軍在槎崗與敵相拚。至滿站梁旅。當扎站劇戰之時。兩次突圍往援。均未得手。然在滿站已擊落敵飛機二架。俘敵三百餘名。奪獲敵械不少。該旅陣地鞏固。損失本不甚多。惟扎站既失。聯絡中斷。攻扎之敵。又轉而集中于滿。彈盡援絕。勢所必至。不得已設法繞越呼倫湖。迂道退守槎崗。現已派隊接應云云。



梁忠甲

梁忠甲現在滿洲里日領館。據二十六日哈訊。梁忠甲仍健在。聞梁氏於二十日奉令退却後。即保護全市商民由阿巴克圖間繞道至扎蘭諾爾。中途曾與敵數次接觸。救出難民甚衆。至扎因無接應。隨行商民哭勸再回滿站。免遇危險。梁氏始又率隊折回云。據扎蘭諾爾生還者言。當扎蘭諾爾被圍時。煤窯我軍十七旅司令部首先被圍。韓光第旅長即率部下

二百餘人出外應戰。激戰多時。兩膝受傷不能起立。猶令馬弁背負以手提機槍擊敵。相持半小時。斃敵無數。最後其團長張善培亦奮不顧身。拚命殺敵。若二氏者。不第可謂忠於國家。抑且足爲我國軍人生色矣。

瀋陽公電

茲將二十二日以來瀋陽發表公電彙錄於次。

△二十二日　(一)馬橋河無線電。二十二日上午十一時。俄飛機三架。來馬橋河向我軍駐地擲炸彈。未命中。(二)海拉爾無線電。梁忠甲旅因後路被赤軍截斷。二十日取道呼倫池歸海拉爾。整隊退却。實力未損。滿洲里於二十日爲俄軍佔領。(三)又電。十九日赤軍猛攻札蘭諾爾。經韓光第旅死力抵禦。激戰至晚。因衆寡不敵而退。(四)又電。赤軍佔扎蘭諾爾時。有煤礦工人數千。在礦洞中避砲火。赤軍發覺後。即開煤礦水管。致被淹死者不少。有逃出煤洞外逃命者。亦爲赤軍用槍擊斃。無一生存。此外人民被赤軍慘殺者。達七八百人之多。(五)又電。現下磋崗滿洲里一帶。完全被赤軍佔領未退。並聞赤軍中有多數蒙古人。(六)赤軍此次擾我滿扎。侵及磋崗。近且直逼海拉爾。已侵入我國領土百餘公里。其赤色帝國主義之凶暴面目。與夫政治性的侵略鄰國領土之事實。已暴露無餘。(七)赤俄伯力無線電。十七日滿哈間之客車。係自行遇險。並非俄軍所擲云云。但實係赤黨先行拆毀路軌後。有赤軍數百名將車包圍。劫去錢物。捕去旅客及車務人員。事後乃造此種謠言。殊不值一辯。

△二十三日　(一)海拉爾無線電。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卅分。有俄機十二架。在海拉爾大空擲下炸彈十餘枚。午刻飛去。(二)東路每日開專車二次。赴海拉爾載運難民。(三) 哈爾濱勞軍委員會。舉行遊藝會二次。結果良好。(四)蘇俄迭次侵入密山。扎蘭諾爾滿洲里等處。焚毀房屋。拆斷鐵軌。殺戮人民。無惡不作。東北人民非常憤慨。由工商教育等機關集議通過下列決議。甲。集資協助邊防。乙。電國際聯盟請其秉公主持並阻止蘇俄再行侵入。

△二十四日　(一)海拉爾無線電。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時。蘇飛機六架。自扎蘭諾爾方面飛至我海拉爾上空。向我軍陣地擲下炸彈十餘枚。其目的在炸我戰壕。但並未命中。皆過午即飛去。按海拉爾距滿洲里一百八十七里。俄飛機一再侵我領空。深入腹地。已無從掩飾。(二)馬橋河無線電。赤軍十九日。佔我密山後。即節節向我鐵路線進逼。二十四日已過平安鎮。向梨樹鎮進發。其爲有計畫之軍事動作。已無疑義。(三)赤軍大舉來攻。佔領滿扎。駐哈各國領事。認爲情勢異常嚴重。已準備組織調查委員會。赴滿扎等處實地調查赤俄暴行事實。(四)哈爾濱無線電。特區行政長官公署。因時局緊張。二十四日派外交科長赴各領事館。聲明哈地治安。絕對無慮。中國當局對外國僑民。完全負責保護。

△二十五日　(一)海拉爾無線電。赤軍飛機四架。二十四日晚。又來海拉爾投擲炸彈。(二)哈爾濱無線電。哈爾濱西去客車二十五日通至博克圖。胡毓坤仍在哈克指揮軍事。(三)齊齊哈爾無線電。萬福麟編組敢死隊。業已就緒。(四)哈爾濱無線電。海拉爾難民二十四日到哈二千。二十五日又到哈四千。皆由商會收容。(五)又電。海拉爾電報二十四日起不通。海拉爾當地情況不明。(按滿洲里到海拉爾三百五十里。海拉爾到博克圖三百九十二里。博克圖到齊齊哈爾五百四十九里。哈克係一小站。在海拉爾之東約數十里。)

△二十六日　(一)二十六日東三省農業聯合會。商工聯合會。教育聯合會。代表東北全體人民名義。致美總統。德總統。英法日義總理。國際聯

開會。北平外交團電一件。首言蘇聯宣傳赤化。危害中國之生存。次敘四閱月以來。赤軍侵略我國土及暴行。末請主持正義。組織國際調查團來華調查。以明眞相。文長數千言。(二)博克圖電。二十五日俄飛機一架。自扎蘭諾爾飛入哈克偵察。(三)穆稜無線電。二十六日俄飛機二架。自綏芬至穆稜煤礦擲炸彈二枚。無損失。(四)前線探報。俄遠東軍司令布留海爾。近自伯力往滿洲里北指揮軍事。(五)哈爾濱電。迄二十六日止滿洲里南海拉爾一帶俄軍。仍盤據未退。並繼續增兵。居民備感苦痛。(六)馬橋河電訊。盤據密山俄軍。正在向我梨樹鎮修軍用道路。迫我人民代為工作。不從者死。聞現已修過老絕背。長約四十公里。(七)伯力二十五日又用無線電宣傳。赤軍對滿洲里密山兩地之中國軍隊。已予以重大教訓云。顯係藉其武力壓迫中國承認其提出無理條件。無如東北民衆。堅毅沉着。絕不屈服強權之下。乃計無所出。又誣我軍隊日來在三岔溝方面向彼襲擊。以為再度侵擾之根據。東北已洞燭赤俄奸計。始終容忍。惟民衆憤慨殊甚。多願為政府後盾云。

△二十七日　(一)穆稜無線電。據聞紅軍已退出密山與平安鎮。(二)穆稜無線電。二十六日下午二時。有紅軍飛機二架。飛過牡丹江鐵橋從事偵視。(三)綏芬河無線電。有(二十五日)晨紅軍飛機二架。在東寧偵視。(四)哈爾濱無線電。富錦組織特別義勇軍。共計有五千人。維持地方秩序。(五)扎蘭諾爾避難外人報告。紅軍佔領該地時。除溺斃並槍殺煤礦工人二千名外。又殺死醫院傷兵三十人及醫士一名。(六)當紅軍侵入扎蘭諾爾時。十七旅旅長韓光第與連長數人陣亡。東省人民聞此噩耗後。決定贊助政府到底。(七)綏芬河無線電。二十四日晨有紅軍飛機二架。在綏芬以西飛過。

△二十八日　(一)哈爾濱無線電。二十六日午後二時。俄飛機四架。自綏芬方面飛入牡丹江上空。圖炸鐵橋未遂。不久飛去。(二)博克圖無線電。盤據滿扎之俄軍。二十六日晚撤退一部。尚留一部分在磋崗附近。搜殺我華人。(三)依蘭電訊。俄飛機一架。二十六日午到富錦偵察多時始去。(四)哈爾濱無線電。探聞俄派黨徒入蒙。煽惑蒙古青年。使其至我內地實行暴動。(五)又電。歸國華僑語人。近俄自海道運抵嚴埠坦克車二百輛。正在裝置槍砲。準備沿松花江入寇。(六)穆稜無線電。俄飛機二架。二十七日飛至穆稜偵察半小時。(七)駐哈俄領事團二十七日會議結果。決定派員赴哈滿線調查滿扎被害實況。(八)外訊。蘇聯政府近因負擔軍費過鉅。特令店商各業。加捐二成。商民莫不叫苦。(九)據蘇聯伯力二十七日無線電。滿洲里方面之中國軍隊根據地。已被赤軍完全破壞云。足證赤俄已承認攻佔我國土。其為破壞非戰公約之罪人明甚。(十)萬福麟新組之敢死隊。並無白俄人在內。某國英文報十一月二十二日載稱萬福麟組織特別白俄軍隊一節。絕非事實。(十一)哈爾濱無線電。駐哈日領近接黑省日領來電。謂二十五日得滿洲里日領電告。滿站經日領調停結果。劃為非戰區域。於此可以証明俄之越境來犯。為千眞萬確之事實。(十二)東鐵四月以來。各線通車照常行駛。我方當局以全力維持行車秩序。近因海滿間一段。為赤軍佔據。鐵軌車站多被破壞。乃伯力二十八日電稱。中東路各線火車停滯。交通紊亂。信口雌黃。與事實完全不符。不過一種惡意宣傳而已。

國府對俄表示

二十二日王正廷在京語往訪記者。稱中俄事頗嚴重。國民因注意西北戰事。對俄事或反少注意。應喚起全國注意。因國家生存。須視能否拒外患平內亂。政府已派要員携欵二十萬往慰勞。盼人民亦加援助。記者問。

外部在國際間有無準備。王答。國際間有預備。惟須俟張長官來電。確實證明俄擬大舉。則對國際間有表示。否則不必輕舉。德方非正式接洽。未斷進行。但未得要領。云。本日周龍光回京。下午至外部謁王正廷。報告赴東北接洽經過。

二十五日京電。外部將以國府名義。向國聯及非戰公約各國。送致甚長電文。縷述三月來俄軍以有組織之部隊。向中國邊境侵入。屠戮中國人民。燒殺刼掠。佔據城鎮。所爲兇暴酷辣。超過和平範圍。中俄兩國。並未宣戰。乃一面方在接洽。一面即舉陸海空軍。全力大舉進攻。國際間向所未覩。最後大意詢蘇俄舉動如此逸出範圍。究竟非戰公約。是否尚有效力。此電一方訓電中國駐國聯辦事處長吳凱聲。向國聯提出報告。一面分致伍施蔣高各使。轉達非戰公約各國。外部二十五日呈緊張狀態。先是蔣出發前。曾語王正廷。謂俄事只盼東北能堅拒。俟平西北及除其他反動後。中央即可移兵力以對俄。其事輕易。東北如需械需餉。中央必竭力供給。二十五日蔣既回。中央各要人集議對俄方策。決議俄之入犯。與西北西南亂事。俱有關係。現西北已告一段落。西南之事。不久亦可定。決分對內對外兩辦法。對內繼續剿平。與俄在同一戰線之反動派共產黨。對外向世界宣布俄人暴動行爲。俾獲公理與輿論之贊助。故國府致國聯及非戰公約電。即由外部拍出。同時對國際亦另定有方針。內情尚不便發表云。

二十六日京電。確息。官方雖露出消息。已電非戰公約國及國聯。惟此項電文。實尚未拍發。外部昨曾電伍朝樞。告以政府意旨。因美國爲非戰公約發起國。令伍轉詢中國宣布俄軍侵入之電。是否電美政府即可。抑由中國直接電告非戰公約各國。又外部非正式發表。自東路事件發生後。所有蘇聯故意釀成嚴重形勢。及我國決心保持和平。遵守非戰公約各情形。迭經外部發布宣言。並通告簽字非戰公約各國。前此蘇俄以陸海空軍侵我邊境。同江富錦等處。迭受蹂躪。我方除相當防禦外。仍復曲予容忍。無非爲遵守公約之精神。乃蘇聯今竟以大隊飛機數萬軍隊。暨大砲唐克車等。純以正式作戰行動。向我攻擊。深入內地。據東北張長官電稱。扎蘭諾爾滿洲里兩處已完全被赤俄軍隊佔領。是我雖力求貫澈非戰公約之精神。彼則悍然破壞而不顧。外部方面。已致電駐外各公使。依據非戰公約及國際聯合會盟約。分別向簽字非戰公約各國及國際聯合會。請其主持正義。予蘇聯以制裁云。

二十七日京電。中俄事件。政府正謀從別一途徑和平解決。但未成熟。連日外交界空氣。極注意俄事。英美朝野之注意力最厚。咸認爲遠東重大問題到臨。公私間已有不容坐視之空氣。日本尚沉默。此間盛傳日俄有諒解。惟中日外交界。均否認。外部某要人謂。日本迄今日止。歷來向華方表示者。均爲不願過問國際變化。雖不可測。但或不至有意外。傳日本少數人。曾有乘此機會。與俄成立諒解。實行滿蒙政策之議。但日政府當局。似尚未同意。又外部傳已將俄事通告國聯及非戰公約國。訊查只致伍朝樞公使一電。另由蔣作賓高魯兩使。向國聯準備提出。王正廷因蘇俄在國際間時有反宣傳。特向國際間表示。擬請各國組織調查團赴東省實地調查俄人殘暴狀況。俾明瞭眞相云。上海市執委會議決中俄交涉稽延。東省犧牲甚大。外交當局應負重責。決請中央免王正廷職。並拿辦周龍光云。

二十八日京電云。外部向俄提議組織調查團。及中俄各退三十里。此間外交界認爲決難發生效力。俄方似無容納意。外交當局。並不望其實現。

不過多此一番手續。為他方面進行張本云。

外部致俄照會

柏林二十七日電云。中國公使館托德外部轉交蘇俄政府照會一件。其要點如下。

(一)中國國民政府顧念其簽署巴黎非戰公約之天職。向來苦心孤詣。企圖與一切國家。保持和平關係。對於蘇俄亦復如是。觀國民政府七月十七及十九日與八月二十七日關於中東路問題之迭次宣言。表示極為明瞭。當蘇俄宣布與中國斷交後。國民政府從未在邊境採取可視作侵略挑釁或超過防衛需要之任何軍事行動。此外俄境華僑雖受虐待。其在俄財產雖被全部沒收。但華境不觸犯法律之蘇俄僑民。悉可自由各安生業。並無加以阻礙或限制之情形。國民政府雖鑒於蘇俄所持態度。併未停止努力。勉徇蘇俄願望。以期達到解決全盤事件之公允辦法。凡上述事實。尤可證明國民政府之意旨。

(二)同時蘇俄派遣大批軍隊至中俄邊境。攜有坦克車。大砲。擲彈飛機。按期對中國駐軍作大規模之進攻。迭次侵入華境。蹂躪中國城鎮。人民生命財產之喪失。至為重大。而中國軍隊從未一次反攻。即遇將侵入俄軍驅回後。亦從未越境一步。上述情形之真相。有中立國證人於蘇俄迭次嚴重侵入時目擊。可作佐證。如八月十四。十六。十七日之侵入東寧。八月十八及九月四日八日之侵入扎蘭諾爾。九月二十九日之侵入綏遠。十月一二日之侵入滿洲里。十月十二日之二次侵入東寧等役均是。

(三)以故國民政府對於蘇俄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十二日宣言中所稱。謂中國軍隊或單獨行動。或協助白衛軍攻擊各地。並迭次攻擊居住俄境之軍隊與人民等語。不勝駭詫。今以揑造事實。加以鋪張。欲藉此掩飾上述各次俄軍之有系統與大規模之作戰行動。實屬完全費解。

(四)國民政府鑒於蘇俄堅稱華兵在沿邊開始轟擊。而本政府對於此種傳述。則嚴重否認。以故建議組織共同調查委員會。調查真相。以決定現下邊境嚴重情勢之責任。委員會組織由雙方推舉人數相同之有資格人物。而以雙方同意之中立國人民充委員長。

(五)國民政府因顧念蘇俄九月二十五日照會中表示之熱切志願。欲維持邊境和平。並減少其國家人民之擔負。以及避免現時衝突再有發展之懇摯意向。俾令滿意起見。建議雙方參加。同時各自邊界撤退軍隊三十英里。

(六)上述建議為恢復邊境和平之唯一方法。且為簽署巴黎非戰公約國履行義務之唯一明顯途徑。倘令蘇俄政府。加以承受。國民政府為證明其建議之善意的動機。並準備將全般事件。按照通行習慣。交雙方同意以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為宗旨之中立公正機關。以謀重新解決云。

遼俄交涉經過

二十八日莫斯科發表遼俄交涉經過。傳張學良已承認俄方之先決條件三項。一切恢復原狀。俄局長副局長俱復職。據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聯社莫斯科電訊稱。據莫斯科發表官場公布。在張學良與李德維諾夫互相交換電訊以前。有下列事實。有哈爾濱蘇俄領館以前雇員庫庫林自俄國宣布絕交後。在德領館充任分散救濟與蘇俄人民事。庫庫林於本月二十一日偕前在中東路充譯員之聶嘉夫與一中國王團長行抵伯

力。庫某即遞呈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之正式文件內稱彼（指蔡氏）奉瀋陽與南京政府之命。立時開處理中俄衝突之會議。並請蘇俄政府委派代表會議，伯力蘇俄外交委員會辦事人西門諾夫斯基令庫某齎覆函一件回哈。內稱蘇俄政府意欲和平解決衝突，但以爲在華方履行八月二十九日由德政府通知中國之初步條件前。不能開議。該條件係主張恢復衝突以前之中東路地位，立時恢復該路正副局長職。並釋放一切被拘蘇俄人民，蔡氏於是將蘇俄覆函電瀋，張學良即接受蘇俄政府之條件。

蘇俄代理人民外交委員李德維諾夫致張學良電文云。接奉二十六日尊電。宣稱閣下完全接受本月二十二日由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轉致之書面初步條件，此項條件如下。（一）華方官場同意恢復在衝突以前根據一九二四年中俄奉俄協定之中東路地位。（二）立時召回俄方遵照一九二四年中俄奉俄協定舉薦之該路正副局長。（三）立時釋放與爭端有關而被拘之一切蘇俄人民。按照上述條件之第二點，蘇俄政府提議復葉穆善諾夫正局長職。復艾斯蒙特副局長職。並希望閣下立時正式認可。至關於閣下承受一三兩點，蘇俄政府建議第二點履行後。閣下派遣攜有正式書面信任狀之代表前赴伯力。而蘇俄政府方面則委派伯力人民外交委員會辦事人西門諾夫斯基討論進行上項各點。以及解決關於中俄會議時間及地點等之專門問題云。

國際空氣一斑

國際空氣自中俄戰事劇烈後。一時頗爲緊張。茲將各國電訊彙誌如下。

美

華盛頓二十五日路透聯合電云。美國務卿斯蒂生宣稱。美政府正注意遠東情勢。視爲嚴重。並稱倘令美政府如能提出建議令此種情勢廓清。則將爲此云。又同上合衆社電云。斯蒂生訓令國務院。審慎研究滿洲中東路中俄爭端最近發展。今晨斯氏向新聞記者報告。倘令有任何有效率辦法。可以做到。則美政府爲擁護和平計。準備有所舉動。斯氏謝絕表示政府對於七月間發起之國際共同居間建議。是否仍視作可行。再向中俄兩政府提出云。

二十三日晚美前任國務卿凱洛格。在倫敦朝參俱樂部宴會後演講。稱中俄戰爭將成爲巨禍。但彼相信巴黎和平公約在。方有禁制勢力云。

日

二十七日路透電云。據聞美國務卿斯蒂生曾往訪駐美日大使出淵。討論滿洲情勢之發展。惟現時日方不擬有任何舉動云。又二十八日電云。據聞駐日美代辦倪維爾曾於昨晚訪幣原外相。相信係爲對於中俄情勢建議與英法意政府採取某種方式之共同行動。幣原關於此事之態度雖不可知。相信日本官場觀點自夏間以來一向以審愼著稱。未有變更。但據聞斯蒂生曾明白聲稱美國之主要注意點在開洛格公約之完整。並不干涉滿洲事件。日本或有同意之可能云。

英

倫敦二十七日電云。英外長韓德森在下院答覆關於中俄情勢與開洛格公約之質問時。表示政府願意參預任何共同舉動之建議。彼並願考慮英政府將否發起此舉，韓氏答復張伯倫爵士建議。重與美國接洽時。聲稱本屆閣議中曾考慮此事。下議員哈瑞斯氏談及俄美均非國聯會員。結果恐有困難。韓氏稱擬議中之舉動。與國聯並無關聯。但由簽署非戰公約國出面。俄美兩國均在其列云。

德

柏林二十七日電云。滿事發展與國民政府發起仲裁事。在德報引起高聲反響。對危機擴大悲觀。而對於能免去作戰糾紛與及早解決。則表示希望。政界視此項情勢之性質爲可憂。不免有潛伏危機。但對神經過敏者對於南京與莫斯科達到解決之誠意之懷疑。大爲反對。某德報外交訪員。注重中國對參加國聯與開洛格公約國家所採之步驟。由此可証明中國準備談判。並以爲中國如集中其努力於一種行動。有系統的向前進行。可以較見效力。關於蘇俄之意向。該訪員宣稱。大概莫斯科方面一切所言。皆能做到。並能顧全其顏面。彼將願意清理帝俄時代之繼承權。並達到了解云。

國聯

日內瓦二十七日路透電云。關於中俄爭端。中國政府迄未向國際聯盟申訴。惟中國駐柏林公使蔣作賓。曾得國民政府訓令探試在國聯行政會。（即理事會）各政府以及國聯秘書長之意旨。以圖實際向國聯申訴。駐瑞士中國公使應蔣使之請。曾與國聯秘書長德留蒙爵士（英）及副秘書長愛文諾（法）協商。德愛二人告瑞使稱。中國有三條路徑可循。（一）如遇緊急時。召集行政院特別會議。（二）將此事件提出一月間開會之行政院會議。（三）將中國案情通知一切國聯會員。現正等候國民政府決定。現時該使鄭重聲明。中國對於和平解決志願之熱烈。並其對國聯盟約與開洛格公約之忠實云。又二十八日電。中國國聯代表吳凱聲提出中俄爭端由國際聯盟居間之可能性。一般意見以爲蘇俄非國聯會員。勸中國最好直接與蘇俄政府開談判云。

中監委會將開

中央監察委員會定於下月二日開全體會。係中常會決定。據二十八日京電稱。除監委臨時有提案外。秘書處擬提下列各案。（一）各級黨部收支審核條例草案。（二）各級黨部監委會監督同級政府條例草案。汪精衛開除黨籍案是否提出討論。中央正在縝密審議中。會期約爲三日。照例有七委員即可開會。現在京者有六委員。聞陳布雷日內亦來京出席。又二十八日開中常會時。討論（一）中監會函爲前准函請議處陳公博等案。經第七次常會決議除陳公博經三全大會議決永遠開除黨籍外。其餘王法勤。柏文蔚。朱霽青。白雲梯。王樂平。顧孟餘。陳樹人。潘雲超。郭春濤等九人。應永遠開除黨籍。抄同決定書。請查照公決執行等案。決議通過照辦。（二）准贛省開第四次全省代表大會。並規定甲、執監委員人數。定爲執行委員九人。候補執行委員五人。監察委員九人。候補監察委員二人。乙、選舉法甲照省執行委員省監察委員選舉法大綱第二條兩項之規定辦理。（三）准江蘇省監察委員李壽雍辭職。

撤銷領判權事

關於撤銷領判權問題。二十二日王正廷在京語記者。外部正分頭進行中。查以前有領判權者共十九國。迄現在止已有九國拋棄。先爲德國。次爲奧俄。皆無條件撤銷。去年意。比。丹。葡。西。五國均有條件拋棄。最近有墨西哥無條件拋棄。餘十國中。瑞士不成問題。因約中訂定最惠國待遇。他國拋棄。彼自亦拋棄。其他九國中。日本瑞典秘魯三國。條約已滿期。最近外部照會挪威。認挪約須修改。可謂挪約亦滿期。尚無辦法者爲英。美。法。荷。巴西。五國。均未到期。但英已自動表示。現願修改。不必

待至一九三二年。徐謨已與英方專委開過數次會。尙無結果。又二十五日京電。外交當局。對撤銷領判權方針。決不變更明年元旦實現原旨。以爲期日迫。雖定元旦自動宣布辦法。但在宣布前。仍擬告未滿約期之各關係國。盼各國能於明年元旦前。派出代表與中政府磋商。徑（二十五日）外部訓電駐英美施伍兩使。內容略謂。中國政府基於生存之必要。已定明年元旦。實行撤銷領判權。雖未滿約期之各國。效力未失。但於公道公理之立塲上。盼各國同意於中國政府之主張。兼祛除中外人民之隔閡。中國政府此項方針。期在必行。甚盼各國能於元旦以前派代表與中國政府計議。以求適當之解決方法等語。聞施伍兩使在英美方面早有接洽。預料可得有若干諒解。改組滬法院會議無期。二十五日王正廷語人。改組臨時法院會議。年內可否開會無把握。外傳有可開會說不確。滬律師再電外法兩部。催速訂廢領判權辦法。二十四日滬電。滬律師公電外部法部。催訂意比等五國撤廢領判權詳細辦法。並建議對自動撤廢領判國之人民。破格優待。若抗拒者。則對該國人民採下列方法。（一）嚴定取締進口條件。違者不許進口。（二）已進口之人民。一律停止其遊歷旅行內地之護照。（三）凡以該國人民名義、向內地官廳有所請求。概不受理。（四）凡在通商口岸被人起訴告訴告發。應儘可能範圍內。行使偵查扣押審判執行之權。（五）凡該國商人起訴告訴。必須該國領事承認拋棄觀審權。始予進行審理。否則擱置。待其覺悟。（六）通告國內民衆。對把持領判權國人民。有直接防護自己利權之必要。及完全自由。另電列舉臨時法院之畸形事實。要求撤廢觀審制云。

美法駐使更動

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前向美政府辭職照准。於二十二日離平赴京。定三十日到滬。搭乘美輪華盛頓號赴美。北平使館事務。則由使館參議博金司代理。隨任駐華公使約翰森。須明年一月始能離美來華。約三月間可到北平。駐華法公使瑪泰爾伯爵。現已升任爲法國駐日本大使。命令係於二十七日接到。當由法僑公宴瑪氏。並贈以銀匣一具。以資紀念。據聞瑪氏將待中俄事件結束後方赴日履新。按瑪氏爲駐華外交界有才幹外交家之一。今年祇四十有七。前曾在華任諮議。代表法國出席法權與關稅等會議。在法國駐外各大使中。年齡爲最少云。遞遺之法使一席。擬由前駐上海總領事威爾敦接任。法國政府已於二十六日向我國外交部徵求同意。我國極表歡迎云。



美駐華新公使　約翰森

威氏略歷

威爾敦生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畢業於巴黎法政大學。獲得學位後。即於一千九百零五年。被法政府任爲四川重慶副領事。一千九百零六年。任四川成都總領事。一千九百零七年。仍回重慶原任。一千九百十年任雲南總領事。一千九百十一年。調回法國外交部辦事。一千九百十四年



由華調日之法使
瑪泰爾

歐戰發生。參加法國軍役。一千九百十七年代理上海總領事。一千九百二十年實授上海總領事。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外任暹羅公使。一千九百二十七年調任波斯公使。現仍供今職云。

日閣勢將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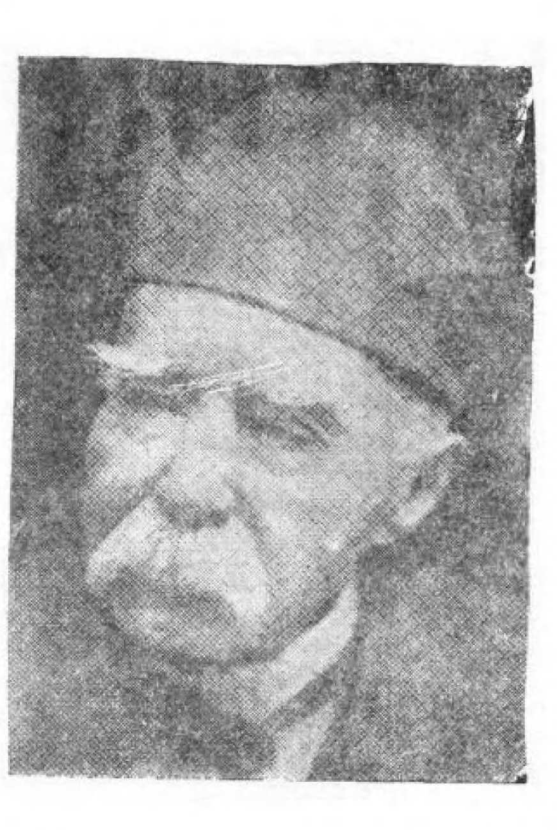
日閣因疑案關係。勢將局部改造。據東京二十七日新聯電云。小橋文相。有鑑於世間關於電鐵事件之疑惑極爲濃厚。二十六日決意引責辭職。改造結果。入閣呼聲高者。自黨外拔擢。則現檢事總長小山松吉將轉司法大臣。現法相渡邊千冬。則將轉六部大臣。若自黨內物色新閣員。則田中隆三・降旗元太郎・原脩次郎・中村啓次郎等均有呼聲。疑獄事件發表後。中央政界緊張。政友會因中止第二次地方游說。且禁止幹部外出。示異常之緊張。政府部內及與黨方面。謂小橋文相所以陷於如此窘地者。全然由於法相之無能。蓋政友會既因疑獄事件而失墜其信用。故策畫向政府及與黨吹毛求疵。以便彼此功罪相抵。因使與司法部有密切關係之鈴木閥。威嚇嗾使司法部。將事件作爲政治上之利用。渡邊法相遂陷中反對黨之陰謀云云。

頭山滿長野朗等與中國有深關係之人士。發起組織日本國民黨。於二十六日夜在青山會館舉行結黨禮。宣布該黨宗旨。決定宣言綱領。大意在與中國國民黨攜手。團結亞洲民族。發揚東洋文化。革新政界。刷新外交。頭山滿・內田良平兩顧問以次地方議員百餘名出席。推寺田稻次郎爲議長。選定寺田爲執行委員長。八幡白堂爲書記云。

克里孟素逝世

歐戰時任法國總理之克里孟素氏。於本月二十三日逝世。據二十二日。路透電稱克氏夜來極爲不安。家族均齊集侍疾。克氏所患爲尿毒症。二十三日晨一時四十分克氏在其寄廬多年之佛蘭克林路廬所病終。臨終時榻前祗其忠僕汽車夫卜拉班在側。該僕於大戰時即爲「虎揆」御車。來往陣地。克氏彌留清醒時稱。「余病榻前不欲有婦人環繞。婦人與眼淚非爲余設。余死欲於男子前死耳」天主敎尼僧齊昂奈司禁氏侍疾最周至。氏亦不欲伊侍側。遺囑中令將其遺骸歸葬拉文底森林父塋。

惟屍身須矗立。遺囑中謂。「余縱令死後。仍欲植立不仆也。」克氏臨終舉動。爲握吻其忠僕之手。遺骸着常服之灰色衣袴。停放竟日。於二十四日晚入殮。禮節簡單。唯有總理達迪及巴黎警長與家族在側。棺中置有花瓶。瓶爲德國砲彈製成。中有萎敗殘花一束。係大戰時克氏某次赴前線視察。某伍長所貽。該瓶置在身側。事畢後。由載靈櫬之汽車將克氏遺骸載往拉文底。埜地入葬。因克氏遺囑葬禮務求簡單。故特別留意靈車後阻止有人追送。二十五日克氏下葬時。全法各城均鳴放禮砲。大戰將士。列隊行經凱旋門。以示尊崇此已故之政治家。某通訊社稱。當休戰時。法某名士稱「綜觀法國全部歷史。其間得二大救星。一爲十八齡之童女貞德。一爲七十八齡之克里孟素」關於克氏早年經歷。以及其起草凡爾賽和約。姑勿論有若何之批評。但有一不可埋滅之事實。即倘無此老。則休戰日期如何。尚不可知。在事實上。勝利自身。恐亦難期許。故人稱克氏爲「勝利之父」彼實可當之無愧。法人對克氏之死。似難置信。氏精力過人。迥異凡流。氏實爲法國最偉大與最饒畫意之政治家也。



克里孟素

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評述克里孟素氏身世云。（上略）克氏生於千八百四十一年。父爲醫生。其鄉「朋耶」在拿破崙三世時代向爲帝政派根據地。克氏出生是間。獨以謳歌共和制度與環境抵抗。且尤排斥迷信。於羅馬教深惡痛絕。長而學醫。懸壺之暇。放言政治。與文豪「左娜」等共辦雜誌。鼓吹民權。爲帝政政府所逐。於二十五歲時。出走美國。或爲記者。或任軍醫。而以教授法語之日爲多。其已故夫人。即當時在美國教書時之女學生。因戀愛而結婚者也。及普法戰起。克氏忽忽回國投軍。法國戰敗。屈辱媾和時。政治已告改革。克氏遂以選舉勝利。加入國會。自是數十年間。努力奮鬬。以急進過激見稱於世。尤好與政府當局鬬。當者披靡。故又以善倒閣聞。顧因反對經營殖民地之故。得親英派之名。一時頗受社會誹議。至五十三歲。乃退出國會。創辦報紙。顏曰「黎明」。躬自操觚。披瀝政見。單刀直入。熱血沸騰。名更大躍。至千九百零六年。遽入閣爲內政部長。嗣即晉主揆席。歷二年八個月之久。比較其他法國內閣任期爲長。於社會立法。多所表現。在當時已屬開明進步之治。曾有同盟罷工事件發生。克氏慰撫無效。乃以苛峻嚴刻之法處理。緣是大受社會黨之反對。且也。克氏因銜普法戰敗之辱。對於德國向懷敵意。千九百零九年。法因事與德國忤。德國要求謝罪。克氏在議會演說。力主拒絕。大博國民同情。一九一四年大戰勃發。克氏認爲報仇雪恥。此正其時。於戰事進行。多所協贊。顧當時法國政界。親英親德各有勢力。民衆多數既傾向反德。其勢非與英提携。無由勝利。舉國人望。不期而集於克氏之身。加以協約軍隊指揮號令。欠缺一致。德國乘隙進展甚銳。一時統一聯軍。不期而成爲輿論。大命所降。存於福煦。而福煦與克里孟素相交至厚。往歲由將官而擢

任陸軍大學校長。即在克氏內閣任內。今福煦既拜各國聯軍統帥之命。爲政軍合作。對外便利計。乃益有克氏再度出山之必要。果也。千九百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法總統普嘉賚。親訪克氏。敦請組閣。時克氏年逾七十矣。此老既出。大勢漸變。不到一年。德遂敗衄。普法一敗之恥。得以湔雪。亞羅兩州之割。得以恢復。在克氏固躊躇滿志。然微彼之堅決果毅。亦斷斷不易順利至此。猶憶巴黎和約草案交付德國代表之時。克氏主席開會。辭至簡單。略曰。『今日爲總結算之日。吾勝而汝敗。今有條約。即以付爾。或諾或否。一言而決。勿嚕嚕也。』其言警澈有力。眞如猛虎一鳴。山岳爲動。人生得意。至此爲極。自今日言之。巴黎和約之內容。誠多缺失。然在彼時大戰方畢。痛定思痛。法國對德之恐懼與憤恨。實爲舉國一致之心理。固不能以此獨爲克里孟索罪。要其功成身退。出處皎潔。實不愧大政治家之風格。而公正廉潔。忠於政見之美德。尤足爲東方政治家之景式。氏以五十年政治領袖人物。其資力至不足自備汽車。自奉儉樸。生活與窮老教員相彷彿。觀其臨終之靜穆情形。益足爲人格高潔之寫照云。

海軍會議消息

本週關於準備倫敦海軍會議消息。據巴黎二十一日電稱。倫敦軍縮會議中。法義地中海海軍爭霸。將成爲難題之一。白里安氏現已同意法義外部代表對此問題作一初步會議。按已往數年中。兩國在地中海競築最新式武裝最備之巡艦。法海軍專家稱。法國有海岸三面。須加防護。且距其殖民地甚遠。而義對于法國最喜之潛艇。則準備接受縮減云。又巴黎二十四日路透電云。關於法義對倫敦海軍會議之預備談判。小巴黎人報載稱。義國以承受其與法得絕對均等地位。爲繼續討論根據。該報以爲此等要求。不能承受。因兩國地理之關係不同云。按二國對於未來海會意見之異同。對於反對取消潛艇一端。意見一致。對於艦齡一端。亦有默契。意見相左之惟一問題。厥爲法義海軍均等。近來墨索里尼氏持此甚力。法國對此則甚反對云。

日內閣對海軍會議日代表團之訓令。於二十六日發表。據東京二十六日路透電云。日閣訓令出席海軍會議日代表團應遵循之方針。於本日下午已經日皇批准。現已交若槻全權。並已將其電知駐英松平大使。以便其與英首相麥克唐納初步談判時。有所遵循。訓令性質如何。雖未公布。但據聞包舉會議一切可能情形。但留一某種限度。作爲審愼伸縮之餘地。日文報發表確定之詳情。路透社信大半可以表示日政府之意願。頗爲準確。其主要原則如下(一)不僅主張限制。且注重實際削減。(二)輔艦比率保持十與七。(三)反對取消潛艇。或與以激烈之削減。其他提及之希望。包括(甲)潛艇與英美均等。各具有八千噸噸位。每單位最大限制爲二千噸。在六百噸以下船隻。不在限制之列。(乙)裝置八英寸口徑砲位之巡艦。其實力與美爲七與十之比。(丙)主艦限制噸位以二萬五千噸爲度。砲徑以十四英寸爲度。(丁)飛機母艦限制噸位以二萬噸爲度。(戊)主艦艦齡限度爲二十五年。(己)巡艦二十年。(庚)毀滅艦十六年。(辛)潛水艇十三年。倫敦會議日代表團秘書長佐藤直竹。現已取道西比利亞赴歐。預料彼將與法外長白里安協商潛艇等海軍軍縮問題。據聞關於潛艇一項。日法意見一致云。

海軍會議議場已定。據二十三日倫敦電稱。英王通知政府。願將聖雅各宮供海軍軍縮會議議場之用。據預料會議期自八星期至十星期之久

云。

海軍會議議場。據二十三日倫敦電稱。英王通書政府。願將聖雅各宮供海軍軍縮會議議場之用。據預料會議期日八星期至十星期之久云。又據華盛頓二十日電。美國出席倫敦五國海軍會議之代表團人選已齊。其名單如下。㈠國務卿斯蒂生。㈡海長亞丹姆司。㈢駐英大使道威斯。㈣駐墨大使穆羅。㈤駐比大使青卜生。㈥上議員駱賓生。㈦上議員李德。海軍顧問為勃拉德海軍大將。

英失業保險案

英下院討論失業保險案。辯論將告結束。據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云。本日勞工大臣彭菲爾女士動議失業保險案二讀。下院有女閣員提案。實為破天荒之舉。由律少佐代表保守黨。以審慎詞句動議否決該案。謂徒然增加國家嚴重負擔。而於減少失業問題。毫無裨益。該案定星期一辯論結束。路易喬治在下院代表自由黨演講失業保險議案對若干細節。挑剔頗甚。但贊助通過二讀。並請政府視下院如國務會議。勿對於批評憤激。彼警告極端工黨謂彼等要求之小讓步總額頗巨。將不免令全案失敗。辯論日期定下星期一。又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云。保守黨提出否決失業案之修正議案。以二百九十九票對二百十三票遭否決。自由黨贊助政府。該案已通過二讀。

煤業問題尚難解決。礦主方面不滿政府提案。據倫敦二十二日路透電稱。商部大臣葛蘭罕與礦務大臣下滕納會晤煤礦業主代表。曾有極熱烈之辯論。會議未有結果。煤礦業主代表責政府之售賣計劃以及設立中央工貿管理局為「干涉」舉動。故該法案提出國會期。將大為展緩。售賣計畫當然不能照原定於一月一日實行云。另電稱。政府與煤業業主之討論現時尚未結束。據宣稱起草業主方面售賣計畫之煤業業主中央售賣委員會將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開會。屆時業主亦將與內閣煤業委員會開會討論政府煤業議案中包括之售賣建議詳情云。

國內一週大事記

自十八年十一月廿二日起
至十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止

（記者）

十一月廿二日　星期五

△瀋陽電、滿洲里二十日被俄軍佔領、扎蘭諾爾煤礦工人數千爲俄軍淹斃與槍殺、王正廷談對俄有準備、

△蔣由鄂回京、唐生智赴洛陽視察、蔣命唐代行營總司令職權、何應欽返京、洛陽已通車、

△劉峙部佔領老河口、

△滬電、粵北仍駐重兵、

△陳濟棠等通電作戰、

△長蘆綱總案大部審查完竣、

△國務會議議決公布民法第三編物權、

△高英夫婦解蘇州再審、

△滬電、溧陽刀匪二十一日在徐舍爲官兵擊敗、

△周龍光抵京赴外部報告、

△美使馬慕瑞離平歸國、

△青島日紗廠工潮、日人擊傷工友二十餘名、

十一月廿三日　星期六

△京電、新疆長官金樹仁電外部、報告邊防吃緊、二十二日張學良電外部、報告我軍此次進攻詳情、

△周龍光電張學良中央擬有拒俄辦法、

△蔣本晨到漢、下午乘永綏艦返京、

△中日濟案調查委員我方派定陳開懋余志驤、

十一月廿四日　星期日

△宋子文由漢抵京、當日赴滬、

△劉鎮華離太原返豫、

△國府以俄事緊張、訓令外部宣布世界、

△俄軍佔海拉爾、我軍死傷一萬二千名、

△漢行營開始結束、當局認豫事告一段落、

△蔣派何應欽赴粵、

△港電、張發奎二十二日到梧州與黃紹雄會晤、

△滬律師公電外法兩部催速訂廢領判權辦法、

十一月廿五日　星期一

△劉鎮華抵鄭州、

△滬電、朱毛二十日復佔上杭、

△京電、張學良二十四日電呈報國府、扎滿苦戰情況、韓光第及團長兩人陣亡、梁忠甲旅未脫險、

△蔣本晨抵京、

△幷電、馮在建安警衛甚嚴、

△滬電、粵軍西北江佈防已竣、

△外部訓駐英美兩使、請英美派代表會議撤消領判權、

十一月廿六日　星期二

△瀋電、東西路俄軍繼續侵擾、

△石友三全部奉令調豫、陳紹寬日內率艦南下、

△曹浩森談　中央盼馮能出洋、

十一月廿七日　星期三

△柏林電、發表我外部電德轉交蘇俄照會、提議組織混合調查委員會、並發起仲裁、

△幷電、閻未息爭甚力、連日與東北代表葛光庭協議對俄、

△石友三謁蔣、滬電稱、蔣赴粵意已決、

△滬市黨部議決請免王正廷、

△胡毓坤軍固守博克圖、

△劉鎮華抵京、携呈閻致蔣函、

△駐京新疆代表辦事處稱外傳俄兵犯新說不確、

十一月廿八日　星期四

△莫斯科官訊、發表與俄交涉經過、稱張學良承認俄方先決條件三項、

△呂榮寰蔡運昇在北陵議俄事、

△瀋電、二十六日滿扎俄軍撤退一部、

△何應欽赴粵、熊式輝談將可不去、

△中常會決議永遠開除王法勤等九人黨籍、汪黨籍案中央在縝密討論中、中監會定下月二日開會、

△中秘商約簽字、

△秘使馮泰爾升任駐日大使、

△青島日工廠工潮解決、

刊誤　第四十六期

采風錄　第一頁第十七行第一字地誤起
第二十四行第四字毆誤毆

海外零訊

（海客）

△德國有一個大力士。力大如牛。全國的力士。沒有一人及得上他。他將繩子縛住了一輛汽車。就用嘴銜着這繩。預備繞行歐洲一周。他那牙齒的力。也很足驚人。

△美國本昔文義州某地。曾提獲兩個罪犯。據說他們曾就學於紐約一所盜賊函授學校。對於「開銀箱」一門。最有心得。曾得到該校優獎。做盜賊也有函授。眞是聞所未聞。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安得良氏。將一隻長長的針。貫在他的臂上。以收取肌肉動作的聲音。製成留聲機片。照那本來的聲音放大五千倍。在喇叭管中傳演出來。好像放機關槍一樣。

△瑞士機械專家斐歇博士。最近完成一種發明的工作。他利用無線電。同時指揮各國的音樂班合奏一種指定的音樂。九月間在瑞立克試驗。使倫敦巴黎柏林睿蘭的音樂班同在斐歇博士指揮之下。合奏新曲一支。以紀念國際聯盟開會第十周年。

采風錄

國風社選

爲叔通題撚梅鍾馗幷作抱梅圖遺之陽遂者其所藏漢陶器也

映厂

不揷蒲爲劍不縛桃花莿獨抱大枝梅逍遙步冰雪寬衣博帶來終南凍僵秀才面如鐵蚪鬚拂拂花蕚上日行日看紅生纈昨聞君乘薄笨車兩手捧持盈丈花似載好女顏舜華路人見之相驚嗟是誰伐取十年桠君覩不忍肩歸家橫拖入扉防杈枒除却陽遂無能加朝吟岩蜂聲排衙夕效睡蝶棲林涯東風入窗吹沙沙花完葉出綠放芽想君日取梅百幅比賽不得閑晝乂此幅畫者陳玉几書作愛梅鍾進士我將愛梅入比擬畫君抱梅車過市

纕蘅道兄今之雄伯欽遲久矣己巳初冬霍初招飲北海漪瀾堂始得訂交枉示移居近作索和次韻奉訓

韓齋

才名藉甚錦城東比歲神交夢寐中握手便如雙劍合搏沙喜得一尊同舊游怕數宣南侶（談次及堯琴剛父叔足揆東諸子）凡馬眞教冀北空莫向銅仙問興廢（漪瀾堂後有承露盤宮槐殘）照泣衰翁

奉和纕蘅移居原韻

鵠亭

又移家具向城東廿載周南滯此中麥飯比來思蜀否桃花從古避秦同王尼車在安乘老殷浩書多付太空殘夢金粱未寥落論詩常得近涪翁（謂陳弢老）

爲文訪蘇題先德靜川大令彭澤高風圖兼送其行

太玄

誰道邊城春到遲好風入縣百花滋如何黍谷回溫日已是桑田變海時三徑就荒歸未得萬方同槩去何之北窗自作羲皇夢人代何曾有義熙郎君龍性亦難馴一夕扁舟遂釣綸叢菊更添離席淚

穠花。虛夢。故山春。病餘。莊舄愁吟。越老去。揚雄。恥劇秦。獨愧。折腰。猶未已。還君此畫一悲辛。

己巳九日太平洋舟中　　孤桐

兩年。蹋蹐海邦來。一夜洪濤百感催。今日始知鄉土貴。殘生。幾見菊花開。洛陽親友行看盡。塞上風雲劇可哀。短髮。翻翻冠不正。那堪秋老首頻回。

寄懷君適頌波　　蒼虬

伴愁。絡緯一秋啼。老徑寒蕪望欲迷。敗紙鳴窗風獵獵。濕螢。緣竹雨淒淒。勞生留味餘鐙幌。涼訊牽懷剩菊畦。剪燭。論詩。沈舊夢。何時。二妙手重攜。

奉和纕蘅移居詩韻　　侗伯

塵起。如濤。障莫東。卜居仍惓舊京中。青襟入詠應成憶。白璧。深藏未可同。誰作齋銘要飲雪。偶瞻斗極倘書空。幽棲。自遣流傳句。晚繼天隨定此翁。

纕蘅同年寄示和海藏翁九日韻詩次韵奉答　　子威

誰似。狂歌杜默豪。京東牛肉雜村醪。未歸蜀郡游非倦。不到。厓州地亦高。日落平原千里迥。風來絕頂萬松號。市朝。已改江山在。猶見春明舊禮曹。（是日登昭陵地多古松）

再次前韻與治薌同作並柬纕蘅　　子威

長歌。出塞氣猶豪。小飲能傾一斗醪。客子遼東容管邴。人才。戰國數荊高。秋來萬馬嘶風立。朝罷羣烏向晚號。極目。丁沽千尺水。廿年蹤跡暫分曹。

疏影　為吳湖帆題隋董美人墓志舊拓本　　遐菴

武擔。片石。認春心。蜀道鵑淚啼碧。瑤軫飄零。羽箭凋疏。（蜀王製琴千面又多製羽箭）剩此可憐殘墨。驚鴻怨寫陳王賦。合纂入梁臺專集。（蜀王有文集）賸雷塘十畝荒阡。莫問玉鈎遺跡。堪歎楊花委地。洛川餘墜絮。猶伴書客。鏡黛塵凝。砌草霜清。漫想當時顏色。穠華朝露庸非福。恨少個阿雲同歷。祇深情刻骨難銷。短夢低佪今昔。（用銘詞語）

蕙蘭芳引　步鶴汀丈追和夔老昔贈畹華此調原韵　　遐菴

鸞吹。海山。忍重聞。舊京坊曲。奈月館清商。偏引怨歌。當哭。露華弔影。鎖照眼。夏霜凋綠。似宓荷辭。芳半闋。騷吟新續。散雪重題。輕塵凝望。恨迸籬竹。甚天杪靈風。寒揉斷。紋碎玉。湘雲迢遞。佇愁幾斛。探翠微。爭慰冷香零獨。



凌霄一士隨筆

山東禹城縣。昔屬濟南府。距縣城三里。有橋名禹城橋。爲北上必由之路。光緒初間。豫人李某宰是邑。未及而月。因相驗下鄉。乘轎過橋。忽有多人聚集。持械包圍。迫令轎夫將官擡至省城。羣衆沿途護送。抵藩署。讙譟而入。於大堂擊堂鼓。大呼「請藩臺大人出來。」藩司出之。急命經歷代見。問其所以。衆皆曰。「這個縣官太壞。所以把他送回。請藩臺大人給我們換一個好的。」藩司乃將羣衆及轎夫交歷城縣（首縣）拘留。一面派員赴禹城訪查。則李某受理民詞。聽斷憒憒。爲邑人所不滿。而此次發難之羣衆。係勾通書吏差役。作此惡劇也。李某卒撤任。繼任者奉大吏密諭。杖斃與謀之書吏差役二人。餘置不究。拘留歷城縣署者。悉得釋焉。至今、禹、城、縣、人、指、禹、城、橋、爲、擡、官、橋。且就、其、事、演、爲、戲、劇、云。此事、在、今、日、或、不、爲、奇。而當、日、專、制、政、體、之、下。乃見、此、舉。誠異聞、矣。

光緒甲申。濟南城內寬厚所街。寓有妓女桂英者。爲歷下第一名妓。自十四五歲時。豔名即噪。至是年已花信。所積纏頭不下四五萬金。以厭風塵。思擇人而嫁。謂須、顯宦乃可。且、嫁、即、爲、正、室。妾、媵、非、所、甘、也。彼時官場納妓爲妾者。雖數見不鮮。而正式夫婦。則名義攸關。罕有敢嘗者。官之顯者。更誰肯與論婚。故久之無所遇。其鄰爲一大客棧。忽有一狀若貴官者涖止。僕從烜赫。皆作北京口音。舉止亦闊綽。第不與本地官場往來。而僕從間時露語氣。於棧主。謂本省大僚爲臺諫糾參。主人奉旨來此密查事竣。當返京覆命。並囑愼勿輕洩。棧主信爲欽差。趨奉甚至。如此者月餘。乃招棧主與語。詢以桂英事。棧主以實對。此人曰。此天緣湊合也。余爲京朝大官。斷弦未續。願娶爲正室。將來偕赴都中。距此既遠。

無人知其出身矣。汝其爲余媒合之。當不吝重酬。棧主以告桂英。桂英以宿願獲償。喜而允之。遂成婚禮。不數日。此人自謂查案已畢。宜回京。因雇車偕僕從裝運行李。先發。而告新夫人以即遣轎來接。至城外某街會齊。乃候至許久。不見轎來。心始疑訝。比遣人往城外某街探視。則殊無蹤跡。乃知遇騙。而所有財物。則爲此假貴官席捲以去矣。蓋桂英自前此決意適人。即謝絕遊客。以故來往人稀。騙者得施其伎倆焉。自此遂一貧如洗。疇昔熟客中有知其事者。不時資助。勉維生活。不久即憤鬱而死。據人言。彼時苟稍一注意。此種騙局不難識破。而桂英久爲名妓。閱人已多。竟漫焉不察。深信不疑。殆虛榮心之錮其智慧耳。

前山東河務局長治縣張慶[illegible]者。前清末科（光緒甲辰）狀元劉春霖繼室之父也。此段姻緣之前。尚有一冒充狀元之趣事。而爲兩家締姻之楔子焉。張素工書。其長女亦長於八法。劉爲拔貢時。即書名大著。其石印小楷。爲張女平日所臨仿者。甲辰之歲。張以浙江候補知縣任寧波釐金差。一日忽有持盈尺紅柬來訪者。則赫然新科狀元之名也。張與劉雖素不相識。然因係直隸同鄉。（劉爲肅寧縣人）且新科翰林。遊行各省。以硃卷聯扇打抽豐。亦尋常事。遂延入。既晤。張先致欽慕意。即取壁上所懸未書團扇一柄。請其揮毫。詎客竟變色支吾。張訝之。請益力。客不得不勉強書就。而其從人已闖然入。附其耳作數語。客即謂寓中適有要事。忽忽辭去。張取扇視之。字畫尚端正清楚。而去劉書遠矣。始知爲冒充也。張爲人忠厚。以此必寒士所爲。遂置不究。是人冒名謁張。殆欲空手打抽豐。不意忽被面試書法。從人知其受窘。機關將敗露。故入而促行。以解其困耳。後張同寅間談及此事。因謂張雖與劉素昧生平。然劉之書法張固能辨之。且其女即臨仿劉書也。中有與劉稔者。即曰。劉君斷弦後。尚虛中饋。與張君女公子適爲佳偶。吾當爲之作合。衆皆稱善。促其實行。張劉遂締姻焉。假狀元愚張而計不獲售。張婣緣之而得眞狀元爲婿。其事蓋甚趣。

習慣專制勢力甚鉅。有惡俗相沿。人知其非而矯正不易者。嫁女奢侈之風。其一端也。聞浙江紹興一帶。其嫁

女粧奩之糜費。至爲可驚。傾家蕩產而不得不隨俗鋪張者甚夥。粧奩之外。翁姑伯叔大小姑日用所需。一年四季。婦家皆有饋贈。名目繁多。婿家權利。殆無限制。生兒育女後。一切負擔。亦取給於婦家。必待兒女婚嫁後。義務始得解除。蓋女嫁則彼自有母家供給。而男婚則又有婦家供給也。粧奩之、中。最奇、者、所謂、萬、年、箱、是。此箱嚴密封固。平時不得啟視。其中所儲。即女及婿對於尊長之喪服。至需用時然後啟封云。南省他處類此者綦衆。特舉其一例耳。近不、知、已、隨、時、代、潮、流、而、漸、獲、改、革、否。又聞山東章邱。亦有此風。惟喪服乃臨時由婦家製辦。名曰上孝。作俑者誰。不可解已。今女子繼承法頒布。國人以創見而異之。而中有扣除粧奩費用一節。說者謂尚不失爲公允。特追溯之際。計算上不無困難。至能否因此矯正社會中嫁女奢侈之陋習。亦猶待事實之證明。此則、改、革、社、會、者、所、宜、注、意。勿徒、信、法、律、萬、能、也。（大公報論女子繼承法。謂此項法律對於女子是禍是福。尚未可知。實爲卓見。蓋恐誘惑欺誑及家庭暗密中之悲劇。有因此發生者也。）吾國夙有「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時衣」之諺。頗有提倡自立之精神。蓋謂女子有相夫之責。能使其夫爲有自立能力。而不倚先人遺產爲生活者。方爲女子之榮。今日、思、想、進、步。則更、貴、女、子、自、具、能、力。不獨、不、穿、嫁、時、衣。且不、必、衣、食、專、仰、給、於、其、夫。無論、舊、習、慣、之、粧、奩、與、新、法、律、之、繼、承。在卓、然、有、志、者、視、之。均不、足、縈、其、懷、抱、矣。

疇、昔、君、主、時、代。有事、至、荒、誕、而、列、入、祀、典、者。如河、神、大、王、廟、其、一、也。攷諸載籍。曰河伯。曰河宗。曰馮夷。而大、王、則、起、於、近、代。謂其、神、附、於、蛇、體。以形、色、而、辨、其、等、差。又有所、謂、將、軍。則亦、水、族、或、蜥、蜴、等。金龍四大王者。在大王中爲最尊。相傳爲宋人謝緒。理宗謝后之姪。宋亡。投錢塘江殉國。後封爲大王。以其行四。故稱四大王。繼又增金龍二字。稱金龍四大王焉。其蛇體爲方頭小蛇。蓋蝮蛇類。清代祀治河有名者爲大王或將軍。如道光間東河總督栗毓美。當官著績。死後祀爲栗大王。以栗色蛇當之是也。直魯豫三省河工人員。事大王甚虔。於大王靈迹。津津道之。故神話最多。溯其緣起。當是治河者、假、以、鼓、勵、捨、險、丁、役、之、一、種、作、用。猶用、兵、者、藉、神、權、

以、使、兵、士、效、命。其、後、踵、事、增、華。迷、信、者、衆。遂、儼、若、人、王、之、於、河、工。眞、有、無、上、之、權、威、矣。其實崇祀自崇祀。決口自決口也。淸亡而後。河工人員迷信大王之心理。未能驟革。某歲河南河務局且繪圖石印專册。以表彰之。閱其圖前數頁繪蛇形。有黃者。白者。青者。灰色者。紅綠斑者。與神像並列。凡五六。後列者皆止神像而已。河工人員見大王式之蛇。如一類者成羣結隊而至。亦以常蛇目之。惟一蛇獨現。則讙然曰大王降臨矣。近來、服、務、河、工、者。其、思、想、應、較、昔、爲、開、明。大、王、之、迷、信。當、已、漸、祛、耳。

光緒間。李秉衡爲山東巡撫。當河工決口祭大王時。因久不合龍。乃憤然曰。神應保護百姓。不令河工出險。決口已乖職守。今復不能合龍。何神之有。即取大王而腰斬之。擲諸濁流。一面嚴督員弁丁役。努力工事。衆皆駭然。以爲大觸神怒。水患將不可測。而未幾決口處竟得合龍。此、在、當、時。誠、爲、快、人、快、事、之、驚、人、舉、動。而迷、信、者、曾、不、因、而、覺、悟。迨、庚、子、李、氏、督、師、禦、外、兵。軍、潰、自、殺。且謂、係、當、年、腰、斬、大、王、之、報。眞、可、笑、也。

談蟹

陳曄

產蟹之區。在蘇則推洋澄。在紹則推鑑湖。此夫人而知之者實則鑑湖之蟹。遠不逮出自諸暨泌湖者爲佳特以地處山陬。無大雅以記其盛。故湮沒不彰耳。

捕蟹之法。除燈捕斷捕外。復有蟹窨一種。法以麻綫結小網。中貯鮮稻三四枝。垂以長繩。置之湖塘中。蟹酷嗜稻。見則畢集。約二三時捕者收窨。無一幸免。此法暨邑人多有行之者。

取蟹而藏之甕中。貯水一盂。置乾稻頭一束。則確可養至來春。維時蟹殼奇肥。蟹肉奇豐。剖而視之。雄者膠盈。雌者黃滿。苟擇冷香深處。邀二三知己。持蟹下酒。詡詡然神仙伴侶矣。

南來

康

(四)

我在朱先生家裏住了十多天，一切都舒適，不過口袋裏只有十多個銅元了，平常當然是很省節，現在更加刻苦，每天差不多只用一兩個銅元。

朱先生家裏常常有客來打牌，多半在吃過晚飯之後。我每逢吃過晚飯，一定要出來走走；高興的時候，便到老榮家裏去談天，有時就沿着金神父路朝北走，一直走到霞飛路口才回頭。金神父路一帶有不少的外國人的住宅，我出來散步的時候，正當他們吃晚飯；常常能聽到彈鋼琴唱歌的聲音，或是開留聲機器片子，我酷好音樂，所以常常倚在短牆外面，偷聽一陣，有時竟聽到一個多鐘頭。

有一次，我正靠在一家外國人的住宅竹籬邊，聽裏面彈鋼琴，聽得很出神，幾乎忘了我是站在竹籬外面。忽然覺得有人抓住我，我睜開眼睛一看，是一個法國巡捕和一個中國巡捕。法國巡捕手裏握着一柄手槍，中國巡捕把我渾身上下都摸了一遍。觸着我的瘦骨，幾乎失聲笑出來。摸過之後，正言厲色的向我道：「你站在這裏作什麼？」我雖然到上海不久，這一句話我完全聽得懂。我也大聲的說道：「我在這裏聽彈琴。」

中國巡捕覺得我並不屈服，又睜眼罵道：「豬玀！外國人門前，不許站的；快滾開。」

他剛說到滾字，便伸手把我一推；我沒有預防，給他推出四五步，碰在一棵樹上，鋼絲眼鏡幾乎震到地下去。

我才明白，巡捕對於外國人是如此「鞠躬盡瘁」的，外國人的門前，中國人不許站立，偷聽他的音樂，當然更是有罪了。我在這種倒霉的時候，受到這種侮辱，只好忍氣吞聲，承認自己是一個弱者，隨別人侮弄一陣完了。

自從這次以後，我不敢再停留在外國人的門外了。他的音樂，只能順風聽一聽，正是「走馬聽樂。」

有時候在老榮家裏談得高興，忘了時候；老榮家裏吃飯了，我才回去；我平常在老榮家裏吃飯的時候很少，因為是榮太太自己弄的，吃得不安心；並且老榮一家子人也很多，我平均總是三天在榮家吃一次飯。

我回到朱家，飯已吃過了。朱小姐問我吃過不曾，我總是說吃過的；假是我說沒有吃過，伊們又要再替我預備；我住在這裏已經很不安，怎麼好再麻煩伊們呢。

我在房裏坐一陣，同伊們談幾句，我又出來。肚子餓得很，身邊只有九個銅元，這一頓飯，只許用九個銅元，頗不容易呢。

我走過一家小麵館，在門外可以看見壁上掛的價目單，有一條是「陽春麵九十文。」我想正好，走進去坐下，要了一碗「陽春，」等堂倌端來，仔細一看，就是一碗光麵，不曉得為什麼叫做「陽春。」吃完「陽春」心裏很舒服，但是錢却

用光了。回家以後，一面預備明天不要用錢，一面收拾牀上的破褥。枕頭邊有一件絲綿襖子，近幾天不曾穿過，擺在牀上不好，想放在衣箱裏去。拿起來覺得口袋裏有聲音，伸手去摸，却摸着四角小洋，也想不起是什麼時候放的；我一向不記帳，也無從查數，這四角小洋，至少也可以用幾天，我也不愁了。

像吃陽春麵這一類的事，不止一次；有時身邊的錢還不够九個銅元，只好到打浦橋以南一家大木廠旁邊，有一個買羊肉餅的店子，兩個銅元一個的羊肉餅，外面是麵粉，裏面是羊肉。也算是很便宜的，另外還有兩只小碟子，一碟紅的辣椒醬，一碟黃的芥末醬。吃完了，假設不怕傳染病，還有一個烏光漆黑的手巾把子送給你揩臉，無須乎要小帳的。

有一天，我的錢又用完了。仔細的清理所有的衣服，再尋不出銀角子來，我才曉得我眞窮得沒有一個銅元了，呆呆的對着幾件衣服，想不出弄錢的法子。

我平時自己越窮，越不願意向別人借錢；倒是我自己有錢的時候，常常同別人借錢。因爲自己有錢可以償還，不過時間上的關係罷了。現在我窮得利害，依我一向的脾氣，是不向人借錢的，但是現在即算我願意向人家借，也無處可以設法。家庭方面，我在離開北京的時候，已經有約在先，南來以後，假設不入學校，是不向家庭索取分文的。朋友方面，在上海的只有老榮，他自己也很節儉，他父親也是賦閒着，我當然不好意思開口。朱耀園雖然在南京，他是可以借錢給我的；但是他已經帮助了我不少的地方，我也不便再啓齒，至於朱先生，更不用說了，他待我已經這樣，難道還好向他開這句口嗎？

我在北京的時候，常常看見我的朋友，每逢沒有錢便當衣，現在我也想到這條路上來了。不過我覺得當衣服是難爲情的事，不過除了當衣服之外再沒有別的法子。心裏一面打算，手裏便拿着衣服估計。除了日常穿的以外，差不多都是粗布單衣，當不起價錢的。後來在衣箱裏發現一只絨匣子，裏面是一對銀杯，還是今年春，我的嫂嫂從日本回來，送給我喝酒的；從來沒有用過，現在正用得着了。

離開新新里不遠，有一家當舖，招牌上寫的是『兩和』我平常出入新新里的時候，總要從這一家的門口經過；萬想不到今天也要進去當東西了。我用報紙包了這一對銀杯的匣子，慢慢的走出朱家的門，裝出很安閒的樣子。

快走到『兩和』的門口，我心裏跳得很急，臉上覺得發熱，好像到當舖裏去當東西，是一件很大的罪惡；倘使被人家發現了，有處死刑的可能的。我一面慢慢的走，一面留心往來的人，恐怕有朋友熟人碰着，好在我到上海並不久，朋友熟人很少，在晚上更不容易碰見的。

我走到兩和的門口，早已準備要進去。但是始終沒有提脚踏進門的勇氣；只好裝做行人，一直走過去了。

走過兩和的門口有五六家的光景，我在一家南貨店前面停留了；回身還是朝兩和走去，這次抱定主意，不怕一切，走進去就是了。

但是我這次終於沒有走進去，依然又走回來了！

我想還是不當銀杯了，明天向老榮借

一塊錢敷衍幾天再說；我始終覺得當東西，是一件奇恥大辱的事。

我已經回到新新里，在快進衖堂口的時候　忽然又躊躇起來；覺得開口向別人借錢，也是難爲情的事，假設別人沒有現錢，碰一個釘子，怎麼樣下得去；那時候恐怕比進當舖還要難堪些呢。於是我又下決心，還是進當舖去。

這次我毫不顧忌，也不留心兩邊的行人，大踏步的走進兩和的大門，好像回到我自己的家裏一樣。

進了大門之後，抬起頭朝高高的櫃台裏一看，鐵欄杆裏面，坐了一個男子，焦黃的瘦臉，唇邊蓄着兩撇鬍子，兩頰瘦得怕人，一雙灼灼的眼睛，正望着我的臉。

我不覺打了一個寒噤，把挾着的紙包送上去，便低下頭，朝旁邊一看，正有一個車夫打扮的人，拿一條綠布綿被，塞進欄杆；便有一個肥頭大臉的人接着。我再看這個瘦子，他早已把紙包打開，揭開紙匣子，拿出一只銀杯，用指頭彈了一彈，送到耳邊聽了一陣；又從抽屜裏拿出一只戥子，把銀杯稱了分量，點了點頭，望着我問道：『這是在什麼地方買的？』

我聽了當時不明白他的意思，因爲我不很懂上海話，但是停了三秒鐘，我便領悟了他的問話。

我答道：『這是從日本來的。』

他睜開一雙銳眼問我道『：這是你自己的東西嗎？』

我答道：『是我自己的。』

他又問道：『你到過東洋嗎？』

我很討厭他這麼盤根結底的問，但是也沒有法了，只有回答一聲『唔！』臉色很不高興。

他把身子朝前移了一移問道：『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道：『住在新新里朋友家裏。』

他道：『多少號門牌？』

我停了一停道：二百五十九號。我更加討厭他的嚕囌的問話。

他又問：『這一對銀杯你要當多少錢？』

我一時倒回答不出，因爲這一對銀杯值多少錢，我自己也不清楚，現在要當多少錢，我也無從估量，只好說道：『你看呢。』

他縐了縐眉頭，說道『一塊大洋。』

我只好點點頭。

他回身在棹子上拿了一張紙一支筆給我道：『巡捕房的規矩，凡是當金銀首飾，要開明自己的住址，我們派人到你家裏看一看，是不是你自己住的地方，然後我們再開票子付錢。』

我吃了一驚心想這怎麼可以，萬一當舖裏派人同我到朱家查問，還成一個什麼體統；我決意不當了，也不接他的紙筆，很生氣的道：『你把銀杯給我，我不當了。』

他從鼻子裏哼了一聲，慢慢的用原來的報紙，包了銀杯匣子，遞給我，也睜着眼睛說道：『拿去罷！』

我接了銀杯，剛回身，就聽見瘦子說了一句『好一個小賊！想是從外國人家裏偷出來的。』

我聽了幾乎要想殺人了！但是索性不回看，還是朝外走，出了『兩和』的門，站在暗地，又聽到有說話的聲音：這小賊從我們這裏來往走過幾次，眼睛望着裏面，

總不敢進來，我早就留心了。『我一聽就曉得是那一個肥頭大臉的口音。虧他說不當了的時候，還裝出一副發怒的神氣呢！』正是瘦子聲音。

我不願意再聽了，這一類的話，我聽了發狂，這時候我正像一隻被囚禁的野獸，恨不得學梁山泊好漢的行爲，放一把火燒了這家當舖，我站在墻邊，也不回去，只用手拚命的抓了我的袍子紐扣，咬着牙，死命去捏，好像這個紐扣，便是『兩和』當舖！

忽然剛才當綿被的車夫出來了，從我身邊走過，回頭又望我一眼，也低聲罵了一句『好一個小賊！』

我很想拾一塊大磚頭，朝車夫頭上猛力擲去，但是找不着磚頭，我忍着一肚皮的氣，低了頭，慢慢的走回新新里。

雖然是快十點鐘的時候，街上還有不少的行人，我也不敢抬頭，好像滿街的人，都指着我說：『好一個小賊！』

正在進街口的時候，忽然我背後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大聲罵道：『你這小賊！還不快替我滾回去！』我莫名其妙的回頭一看，看見一個很胖的婦人，正拖了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打罵。我吐了一口氣，心裏想道：原來不是罵我！』

到了朱家，楊媽笑嘻嘻的開門，問我道：『康先生，你回得這樣早，我只當你去看電影了呢！』

我勉强笑了一笑說道：『沒有看電影去，從朋友家裏回來。』

楊媽看見我臉色不好，也不再多說了，倒了一杯茶擺在我面前說道：『康先生，喝杯熱茶。』

楊媽出去之後，我坐在方棹面前，喝了一杯茶，慢慢的解開報紙，打開匣子，取出銀杯，把殘餘的半杯茶倒在銀杯裏，舉起來一飲而盡，好像是喝白蘭地酒一般，喝完了，呆呆的望着銀杯裏我自己的影子，愈看愈氣，罵了一聲『好個小賊！』順手一拋，銀杯正拋在我的牀上，毫無聲息的打在枕頭旁邊。

（五）

我熄燈睡覺之後，在牀上翻來覆去的有兩個多鐘頭；心裏計畫種種復仇的方法。想得異常焦燥，幾次的用脚踢開綿被，及至受不住冷氣，又把綿被蓋上。

像這樣的氣了半夜；遠遠的聽得敲鐘的聲音，靜心細數，正是兩點一刻。左右前後的鄰居，都已睡了，靜悄悄的沒有人聲。我所想的復仇計畫，還是沒有結果，我也不願意再想下去。

我這次南來，原來也是因爲被人所疑，我不願意辯白。像從前那一種大的事，我尚且能容忍，這一點小事，更不應該計較了。疑心由他疑心，侮辱由他侮辱，只要這一對銀杯，不是從外國人家裏偷來的就算了。

我正想屏除念頭，安心睡覺；忽然覺得肚子裏翻動了一陣，想要大便。

在上海的普通房子裏，向來沒有廁所的。新新里的房子，連天井都沒有，更談不到廁所了。所以在西北角上，便有一個公共廁所，入口的地方，窄窄的一條小路；還有一個窗口，裏面坐着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手裏或是糊火柴匣子，或是編絨繩東西。眼睛常常注意往來的人。凡是要入廁的，從窗口經過，必須交一個銅元，自己再向窗台上拿一張草紙，便可以安然入廁，否則是不行的。

因為有一次，我正看見一個人，自己帶了草紙，走進廁所裏去。小姑娘看見他沒有交銅元，便大喊幾聲「銅板！銅板！」這個人並不理會；小姑娘居然叫了一個壯年男子，走到廁所裏，同這個人鬧了一陣，討了一個銅元才沒有事。可見這一個銅元，並不是草紙的代價，乃是入廁費。

我開了電燈穿好衣服；覺得寒氣很重，又拿一條圍巾圍了。想找一個銅元去入廁所，搜遍了衣袋子，同棹子抽屜，再也尋不出一個銅元，我才想起今天是沒有一個錢，所以晚上才去當銀杯的。

但是其餘的錢可以省，這一項實在是沒有法子叫我不用的。廁所的規則，是毫不通融的；假設沒有銅元，說不定要被驅逐出來或是留下一點物品，等有錢的時候再去贖取；我想到沒有錢入廁所的可怕，同時肚子裏便和緩好些，只好用「忍」的功夫，脫了衣服睡覺。

我想起今晚的事，實在太滑稽了，沒有錢的痛苦，簡直到了這種地步，是我有生以來所沒有經過的。但是退步設想，我還是幸運，假設我今晚害了腹瀉病，豈不是更難受了嗎？

第二天早上醒來，還是要解決入廁的問題。恰好楊媽進來掃地，看見我醒在牀上，便從口袋裏拿出十多個銅元，放在棹上，向我笑道：「康先生，那一天買蟹殼黃，（一種燒餅）還要找你十四個銅板呢，我幾乎忘了。」

我喜出望外，急急的起身穿好衣服，拿了十四個銅元，平平安安的走入廁所裏去了。

午飯後接到父親從南京來的快信，說是已經動身來上海；我計算行程，在今天晚上的特別快車要到上海，我心裏又高興起來。

下午到老榮家裏，告訴他我的父親要來了。老榮也替我高興，並且說：「老康你的新馬褂又要上身了！」

我因為父親就要來，經濟當然可以寬裕一點，所以向老榮借一塊錢，因為早上的十四個銅元入廁所用了一個，又吃了一碗陽春　只剩得四個銅元了。

晚飯後我出來，在錢店裏把一塊錢換了十角小洋，三十八個銅元，又買了兩顆咖啡糖，含在口裏。

從新新里坐二十一路的公共汽車到三茅閣橋下車，預備換坐五路的公共汽車直達北火車站。計算身邊的銅元不夠，想拿兩角小洋出來換銅元；摸了很久，摸不著一個小洋，賭氣把口袋裏的東西通通拿出來檢點，一串鑰匙，一張剛從申報上剪下來的行車時刻表，還有三個銅元；十角小洋不知那裏去了！

我再摸袍子的口袋，朝下的邊，破了一條縫，不到一寸寬；小洋正好從縫裏溜出去，銅元同鑰匙大一點，所以還在口袋裏。

我歎一口氣，再沒有別的方法，只有沿着河南路朝北走到北火車站去，好在特別快車要九點十五分到站，時間很是寬裕的。

在北火車等了一點多鐘，特別快車到站了，我當然沒有錢買月台票，只好雜在一些旅館接客的裏面，眼睛看着出口的鐵門。

從火車上下來的客人，同潮水一般的擁擠，接客的一陣亂嚷，我的耳朵幾乎聾

聲，臉上還受了不少的「香唾」。

從像潮水擁出來的客人，一直到零零落落只有三兩個老婦人；老婦人走完了，只剩得車站上的夫役掃月台了，我始終沒有看見我的父親我相信我的目光很是銳敏，決不致粗心忽略的。我父親一定是因為臨時有事務發生，或許要遲來一天。像這一類的事，以前也常有的。

我慢慢的從北火車站走出來，口袋裏只有三個銅元；回到新新里去，至少有十多里路，現在已經是九點五十分了，車站附近沒有地方可以借宿的；心裏雖然沒有想好辦法，兩隻脚還是一步一步的沿着河南路朝南走。

快走到蘇州河橋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家當舖，我毫不遲疑的解下圍巾，走進去朝櫃台上一丟，我想這圍巾，雖然值三元六角，當舖裏或許不要的。

當舖裏的夥計把我的圍巾看了兩三眼，說道「四角小洋。」

我點頭答應了，等他開好票子，拿了四角小洋就出來，這次我進當舖，是臨時想到的，所以不比初次的提首提尾。有了四角小洋，不但今晚可以坐車回去，連明天的車費也有了。

第二天上午八點零五分的特別快車上，我接着了我的父親；那一條圍巾也贖出來了。

我從前吃「陽春」的時候，看見價目單子上有一項「鷄飯每碟大洋二角。」我想這一定是鷄肉做的飯子，打算在我錢多的時候，一定要嘗試一次。

這一天早晨，我帶了一塊錢，到麵館裏去吃鷄飯。我坐下去向堂倌說了一聲鷄飯，他問我吃什麼酒，我搖頭說不要，堂倌望了我一眼去了。

我想吃鷄飯的人，大概都是要吃酒的，所以堂倌這樣的問我。鷄飯可以下酒，一定是美味無疑了。假設吃一碟不够，不妨再吃一碟，

堂倌果然端了鷄飯來了！我等他放在我面前，我望這一碟鷄飯，倒弄得我莫名其妙了；原來鷄飯就是一塊一塊的凍鷄肉，並不是鷄肉做的飯子，我不覺失笑了。

堂倌聽見我的笑聲，回頭望了我，我向他笑道：「來四兩白玫瑰酒，還來一碗肉絲湯麵。」

我喝完四兩白玫瑰酒，吃完肉絲湯麵，桌子上剩了一堆鷄骨頭。我問堂倌是多少錢，他說：「五角六分大洋，小賬在外。」我付了錢，隨意抓了一把銅元給他，他千恩萬謝的接去了。

我走出麵館，太陽正曬在我的身上。我因為剛才喝了四兩酒，身上覺得很暖和，臉上也有一點發燒；便把圍巾解了下來。

我站在太陽底下，望了四周一望，自言自語的說道：「現在簡直有點春意了！」



原文献残缺